

年卷

期

3

9

第

第

海 生

第三卷 第九期

目 錄

中央政府有無救亡圖存覺悟之試金石 立人

論銀本位之廢除 黃卓

民主政治的危機與其將來 伍藻池

蘇俄紅軍之現狀 信義

中國往那裏去？

馮今白編 三十二開本 二八八頁 實價二角五分（郵票可代）
（不折不扣）

我們所要說的話

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

我們對於「救國」問題的態度

我們要什麼樣的制度

民主獨裁以外之一種^{iv}治

經濟計劃與計劃經濟

生產計劃與生產動員

國家社會主義綱領

我們與他們

這幾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國內當代有名的學者。對於中國建國問題有詳備扼要之敘述，絕非空洞不切實際者可比。在此國勢岌危之時，本社特刊印公世，以供研究中國問題者之參考。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啓

再生 第三卷 第九期

目錄

中央政府有無救亡圖存覺悟之試金石……………立人

論銀本位之廢除……………黃卓

民主政治的危機與其將來……………伍藻池

蘇俄紅軍之現狀 (Walter Duranty 著)……………信義譯

巴黎新聞界之黑幕——譯自巴黎 Grapouillot 月刊……………齊君譯

瑞士公民軍論 (Julian Grandea 著)……………南公譯

菲希
德

對德意志國民講演摘要

（每冊實售大洋伍角）
郵票可代不折不扣

倭伊鏗節本 張君勸譯

菲希德氏之「對德意志國民講演」，成於一八零七年法軍侵入德國之際。其目的在提高德國民族之自信心，臚舉國民之受病處，而告以今後自救之法，刊行以後，爲世界各國所傳誦。惟原文過長，經德國哲學家倭伊鏗氏摘要，雖刪去繁重，然絕不影響原講之真面目。此書經張君勸先生譯成後。分登「再生」，深爲讀者所歡迎。現四版已出，今我國外患憑陵，敵兵壓境，凡我國民，應速謀自救之道，菲氏之言，既已藥國亡家破之德意志，吾國人誠有意於求自救之策，實應人手一篇。

再生雜誌社發行

中央政府有無救亡圖存覺悟之試金石

立人

一 叙論

自「九一八」日本造成「滿洲國」後，稍有人心者，咸知此事非僅以喪失四省可了，乃中華民國總崩潰之先聲也。一國家，一民族可以讓人不折一矢，不費一兵而得四省，其餘未被奪去之領土，是否可保，自成疑問。今中國所處地位，尙有總總原因，可以在外交上予鄰國以口實，在內治上可以予各種不相容之份子以口實。第一，在國際上，一國家有對於其他國家之義務，即其國之自立自強與夫保持治安，苟不能盡此義務，其爲鄰國者可因此而嘖有煩言。如吾國之不能防共，日本即挾此爲侵略滿洲之口實。日本勢力既已伸張，俄、英、法爲保持均勢計，自可本利益均霑之義，而佔我其他領土。第二，此五族共和之國所以存在，本爲滿清政府之遺產與歷史上之惰力，非今之中央政府有力而統制之也。東四省既變爲「滿洲國」，外蒙又在俄國人手中，其他內蒙、西藏、新疆雖在名義上爲中國版圖，其實爲各國角逐下之租上肉。第三，現在統治者自北伐以來，本以北洋派爲敵人，嗣又經過蔣桂之戰，蔣閻馮之戰，加上多數敵人，雖同在一國之內，大有各不相下之勢。中央與地方既成不相統屬之局，當對外問題發生之日，前線之人因疑心後方而不敢前進，或疑中央有心犧牲他人，

因而不奉行對外作戰之命令，表面上國人高唱抵抗，事實上真肯犧牲一己者能有幾人？故外患之侵入，乃吾內部之四分五裂實有以致之。

因以上三種情形，所以東四省喪失之後，同時新疆又陷於俄人勢力之下，英人對於西藏，更不肯放手，乃至察哈爾，綏遠，內蒙，日人亦可為所欲為。此種情形，非我國家之總崩潰而何？

日人不僅在滿洲以內有種種經營，現正擴張至於內蒙，一直西進，將以建設滿蒙帝國。未來亞洲之血戰，即在內蒙外蒙土地上實現，可以斷言。日本又恐我國乘其在日俄交戰時，於華北作梗，或攻入滿洲後方，所以更於華北促進自治運動。日人且提出經濟合作之說，其中有種植棉花，有橫斷平漢，平綏兩路之新鐵路之建造計畫。此種計畫背後，有軍事上之大的目的，所以造成內蒙之後方交通，顯然可見。

我愛國之國民，目觀此種形勢，可以自問一下，「滿洲國」之成立，與華北自治之勉強承諾，可以從此與我東鄰之強國相安無事乎，抑此種種不過為國家崩潰之第一步而亡國之慘禍已懸於眉睫乎？此種問題，在四萬萬人中稍有思想者，想無不刻刻以此為念也。

二 日報所載華北自治運動之真相

昔有日本人來訪，譚及中日兩國之關係。日人頗以中日外交瀕於危險爲憂，乃問中日兩國如何親善之方法。我簡單答覆云，日本現時所以對付中國者，只有宰割 (supremacy)，安有所謂外交 (diplomacy)？譬有兩人焉，家世平等，財富平等，然後可以互相往來交際，若此者可謂爲外交。若甲富埒王侯，乙貧無立錐；甲養打手數千人，乙則求爲奴才而不可得。甲又乘隙入乙之居室而侵佔之，曰某室爲我馬廐，某室爲我僕役寢室。甲之所以待乙者如此，此之謂宰割而無所謂外交。中日之關係，與甲乙兩人之地位相等，安從而有外交可言？安從而有親善之可言？

國人試思之：自「九一八」後有所謂「滿洲國」，有所謂「上海協定」，有所謂「塘沽協定」，日人尙不以爲滿意，更促進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在中央政府方面以爲冀察政務委員會等於昔日黃郛領導下之華北政務整理委員會，乃中央政府特許下之一種組織，無碍於中國之主權。但日本人方面對於華北自治之真相如何，試錄日報之言說明之。

『十一月二十二日川島陸相報告云：北支之自治運動因爲南京政府之幣制改革而促進，二三日中將發表宣言。日本方面專從日「滿」支三國國交調整，東亞平和之見地上而下觀察。期其對於防止赤化，對於北支經濟開發，可以與日「滿」兩國互相積極提携。若南京政府對於北支自治運動加以無理彈壓，因而使北支那陷於混亂，日本惟有斷然加以排斥。南京政府爲牽制北支自治運動之故，在從徐州到海

州，駐兵三師，開封以西駐兵五師，承德方面駐兵一師半。若中央以武力加諸華北之時，則我軍事當局根據停戰協定，爲保護邦人之生命財產，及擁護特殊權益，或者不得不出於如山東出兵時之處置。」吾人常認日本軍部與外交部不同，一強硬，一溫和，實際上關於華北之自治運動，日本廣田外相與川島陸相，完全一致，廣田外相在十九日之閣議上，有如下之報告：

「北支那爲滿洲國之接壤地，爲可以使日「滿」支三國關係圓滑之特殊地域，故其進行如何，我人與以重大之注意，對於自治運動之健全的進步，予以好意的援助。北支自治運動依照向例，應探對中國內政不干涉主義，而處於旁觀第三者之立場，但現在運動既有具體的發展，且自治宣言即日發表，我人不可不表示相當明確之態度，況北支問題與日支外交中心之「滿洲國」問題，更有連帶關係，故不可不認爲重要。日本政府決使北支五省成爲滿洲事變以前之東三省。

同時廣田外相更有訓令致有吉大使，訓令中有如下之措詞：

「國民政府若以武力阻止自治運動，是違反梅津何應欽協定，日本絕對反對。若蔣介石用力阻止自治運動，兩國之間，將惹起不測之事態。」

自以上川島，廣田之言觀之，則日本在華北自治運動中所採之態度，至爲明顯。第一，認華北爲日「滿」之接壤地，日本之意志可以有所決定，而中國政府之意志如何，可置之不問；第二，華北之自治運動，中央若派兵防止，日本可以此爲藉口，而出兵干涉，其目的所

在，則廣田之言足以證明之，即使華北成爲九一八事變之東三省。換詞言之，華北乃日人認爲有特殊利益之地，可繼續「滿洲國」而造成一華北國。我國人好爲自欺欺人之語，於外人之所要求，每故意粉飾，以掩其喪失國權之非，對於華北之分離運動，藉黨察政委會之組織以了之。不知在日本政府眼中觀之，今日之華北，即昔日之東三省矣。國人試思之：國家之領土，可以因他國之干涉而成立一種特別組織，中華民國，尙得謂爲有獨立之主權乎？尙能謂爲有獨立資格之國家乎？

三 廣田之三原則

近聞南京政府將根據廣田外相之三原則，成立所謂中日外交關係調整委員會，所謂三原則如下：

- 一、中國政府放棄其以夷制夷之外交政策；
- 二、中日「滿」三國成立防止赤化同盟；
- 三、中日「滿」經濟提携之確定；

第一條中據聞其實際內容，更附有一種具體條件，即中國退出國聯。以夷制夷云云，在日本眼中爲中國外交之傳統政策。甲午戰後，李鴻章於赴俄質俄王加冕之際，連動俄國，

許以重利，令其出而干涉日本放棄遼東半島，自此以後，日人心目中，以爲中國每遇對日外交困難常利用歐美勢力以壓制日本。要知日本苟不欺侮中國，中國即無須利用歐美人以圖抵抗，故中國之利用歐美，日本實爲其原動力。日本人不自反省，而謂中國人好利用歐美人，不知中國人所以如此者，日本實有以使之然也。一國之外交政策，不外乎某時聯甲以敵乙，他時聯乙以敵甲，譬如歐戰時英聯法以敵德，歐戰後英又援助德國以壓法國。又如歐洲之中，德國以俄爲敵國，及凡爾賽條約之後，反亟亟與俄聯絡。可知國際間之或親或疏，乃其自身利害上不得不有所聯拒，有以致之。假令中國今後承認日本所提出之「拋棄以夷制夷之政策」，則其結果，中俄之親交，日本得根據此原則而反對之；中英之親交，日本亦得根據此原則而反對之，此外中法，中美，中德之親交，亦受同樣之限制。如是，中國如承認此原則，即不啻完全放棄其外交上之自由。澈底言之，中國如承認此原則，就外交政策言之，已成爲日本之保護國矣。

第二、所謂共同防共，指中國以內之共黨言之乎？抑指中國以外之蘇俄共產國家言之乎？所謂防止云者，當然非僅限於內而爲對俄之防禦。萬一日本軍人在滿洲與蘇俄之邊境上，故意釀成事變而與蘇俄衝突，乃向中國政府根據共同防止赤化之盟約，請中國共同出兵，如此，我無端與蘇俄爲敵，而成爲日人之工具。且既與日人訂共同防共之約，不啻以蘇俄爲目

的敵之中日兩國軍事同盟，因此之故，苟日人有所要求者，曰中國之軍隊當由日本人訓練，曰中國在某地某地應建築要塞，曰中國應補充軍械軍火，此項軍火，應向日本購買。凡此云云，皆包含於「共同防共」之區區數字中，其影響於全國之軍事大權至大，不知今之當局，曾注意及之否乎？

第三、所謂中日「滿」在華北之經濟合作，此語在中國言之，實深慚愧。假令日本需要棉花，需要羊毛，本應由我自開發，而自去日本市場上與人競爭。我自不能爲此，反等日本人向我說：「我不願買澳洲羊毛，我願求之於中國；我不願買美國棉花，我願在中國培植棉花，而收買之。」此種要求，不能不謂蒙鄰國之體貼，但我自思，不能不汗流浹背矣。日人所提經濟合作云云，更以中國與「滿洲國」，置之於平等地位，並令此傀儡的「滿洲國」參加於華北之開發。試問中國人顏面何在？在華北經濟合作中，更有一重大問題：即從石家莊以西，穿過平綏路，再回到通州，造一條新鐵路，既可操縱華北之交通，更可以此爲進窺內蒙之計，試問此種華北經濟合作，可以輕易允許之乎？

南京政府對於以上三項，是否已同意於其原則，今後但討論節目，抑或原則尙未承認，而尙有待於磋商，吾人身處局外，未由窺見。但以上三項條目，已足令人慄慄危懼，而生亡國之隱痛，以此三點爲國家獨立所繫，果中央政府貿然許之，不啻中國拋棄其獨立之外交權

，而自居於日本之附庸矣。吾人可以明告政府，此三條件內容之嚴重，與日俄戰後高麗與日本所訂之保護條約不相上下。國人聽此三條件，似亡國之喪鐘已響矣。

四 一致爲對外之基本原則

現時南京政府所以待日本者，如戰國所謂「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之形勢，完全相同。又如北宋將亡之日，割地，輸幣，稱金曰伯皇帝，自稱曰姪皇帝者，如出一轍。試問今日失東北四省，總之；明日有華北自治之要求，亦唯唯不敢有異辭。他人一喜一怒之中，我數千萬人民早已隱然易主矣。此種局勢，局外人每問政府黨人曰：「此乃數十年積弱之故，現政府不負其責」。我以爲此非責任誰屬之問題，但問補救之策當如何耳。昔日帝王在外交失敗時，尙能下罪己之詔，以振起天下之人心。宋徽宗在金人陷燕山州縣之日，其所下詔中有語「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蓋既爲同國之人，同具愛國之心，在國家急難之時，豈應尙有所謂意見，尙有所謂利害，尙有所謂地位？其心目中惟有一事：卽民族生存與如何應付敵人是矣。所謂應付敵人之方法，不出以下二原則：

- 一、既無所謂爾我，故不應再各據一方，應從速造成真正統一；
- 二、既無所謂爾我，故不應再有甲派乙派或黨外黨內之分。

以上兩原則實現之後，乃能合全國分散的軍事力量，而有一種新國防武力，乃能消除彼此間之傾軋，而成一種新的智識力，道德力；乃能消除平日之意見，而成一種統一的國策。換詞言之，劃定一條界綫，過此以往，我不能再有讓步，我非抵抗不可。在此有組織的決心之下，或者長城內中華民國之完整的獨立主權，尙可以保存，如其不然，此疆彼界一如昔日，爾詐我虞一如昔日，吾恐今日之南京政府，即中華民國之劊子手矣。

現時國人，關於對日外交，可分兩派：一爲屈服派，一爲抵抗派。要知國家果有統一之意志，有有組織之意志，則和有和之方法，戰有戰之方法；若此統一意志之前提不存在，一派人说戰，他一派人说和，如昔日南京政府對於十九路軍之抗日是，甲主張強硬，乙主張遷就，如南京正在應付華北問題之日，殷汝耕忽起而爲背國之舉。若此甲主和，乙主戰，甲抵抗，乙賣國之局中，惟予鄰國以操縱之機會而已。

國中輿論，以主張強硬抗日者爲多。但國中意志薄弱之人，每以抗日爲終歸失敗而認爲無用者，亦有以偷安爲主義而遷就日本人者。關內人民，絕對不肯承認「滿洲國」，而溥儀，鄭孝胥輩方求爲滿洲國官員而以爲意滿志得，又如南京政府正在交涉華北自治運動，而殷汝耕潛在澤東宣告獨立。在一部份人主張抵抗之時，偏有他部份人主張遷就日本，在此局面中，主張抵抗之人，又將有何法以持久乎？所以主戰之人，不先消滅主和派，則雖欲戰而

不可得也。

反而言之，日人所要求中國者，是否尚有止境乎？未可知矣。方日本佔領滿洲，則以滿洲為中日之接壤地，故主張在滿洲有特殊權益，及滿洲既到手，則又以華北為接壤地，而主張華北之特殊權益，循此趨勢言之，可以預測將來之所屆。假定中國政府對日明白宣言：現在我將冀察兩省割讓，作為日本領土，冀察兩省之外，請勿再染指。吾人果能如此，日本之侵略可以中止乎？此亦必無之事也。依日本在滿洲之歷史與最近一二年在國內之經營觀之，若日本得佔冀察兩省，便更進而以山東，河南為接壤地，借一種口實，造成兩省之特殊地位。待山東河南到手，則更以江蘇湖北為接壤地，故若以「屈服」以「妥協」兩字為可以解決中日兩國之糾紛者，是決無之事也。

吾人之意，假定國內主戰派，專以「戰」字為高調，來取得國民之同情，則其戰字政策，無法貫徹，因「妥協」派與賣國好細可以從而阻擾之。同時主和派不以「戰」，不以「武力」為後盾，則和的政策，亦不生效力，蓋敵人慾望無止境也。吾人之意主戰之人應有方法以限制主和派，主和之人應與主戰派合作，以造成對外交涉時之後盾。故兩派之合作，乃外交上惟一活路，亦即我國家生死存亡之所由決。若兩派合作之統一的意志，不能實現，即中華民國不成為國家之特徵。吾人深感國家已屆命在呼吸之際，不敢不以此最後一劑續命湯！

即「對外意志的統一」貢獻於國民之前。

五 黨治爲舉國一致之大障礙

十三年以來，吾國政治上所犯最大錯誤，即爲採用蘇俄黨治說，或曰以黨治國說。蘇俄之共產黨，本具階級性，欲以貧民階級打倒資產階級，故其出發點是以一部份國民壓倒他部分國民。中華民國之革命，以對外求國家之獨立爲目的，即應以全國國民治之於一爐，許以共享公民之權利與共同負擔國家之義務，此爲立國正軌，亦爲應付外交困難之惟一方法。在此立國方法中有一原則，即其注意點不應在一黨一人之私，而在全國之公。所謂「全國之公」含義甚多，略分析之，則有以下數義：

一、全國之公是公非；

二、全國之公利公害；

三、「公」字精神下才不才與賢不肖之標準；

號爲國家，合萬萬人以立國，此萬萬人之言行中，應有若干公共之是非與公共之利害，對於是者善者，共愛護之，不應有毀壞是者善者之舉動，惟如此，此公是公善，乃能培植，乃能根深蒂固，而民族可以維持於不敝。第一、假定口頭上標舉善者是者，然爲奪取政權計

，不惜利用惡者與非者，而毀滅善者與是者，此國家必陷於無是非與善惡不分狀態，而非樂石所能救濟矣；第二、安份守法，所認爲公是公善者也，今乃以此安份守法者不附和一黨之故，令其部下之秘密組織恐嚇之，暗殺之，則其國家必爲無是非與不分善惡之國家矣；第三、有操守有知識，乃國家之元氣，全國公是公善之所寄也，今又以其不附和一黨之故，從而排斥之，囚殺之，則此國家之人才消亡，其國家亦成爲無是非與善惡不分之國；第四、學校之目的所以增長知識，所以教育青年，今乃爲取得政權之故，唆使學生以鼓動風潮，反抗師長，於是學校風紀蕩然，學術方面，一落千丈，而此國家更成爲無是非與善惡不分之國；第五、進賢退不肖，乃人才淘汰之大關鍵，因政府用人誠有正確標準，誰不樂於合其標準而避其不合於標準者，今乃立黨不黨之界限，有黨籍者雖不肖，亦拔擢而置之於至高之地位；雖至賢者，因其不入黨之故，反遭擯斥，其結果則謬衆流傳，人才消亡。就內治上言之，政權操於一黨之手，內國才智之士，已被擯於政府而噤若寒蟬，不知在外交急難之日，全恃智識以決定勝負之際，此吃黨飯之輩平日本無操守無言，一遇外敵來侵，彼等束手無策，相率歸於鳥獸散，如華北黨部之解散，其明證也。合以上所舉者，總括言之，可以得以下各種原則：

一、在黨治之下，凡利於黨而害於國者，雖非而亦是，雖惡而亦善；反之，不利於黨而

利於國者，雖是而非，雖善而亦惡；

二、黨治下之人才，附和黨藉，雖不才而才；其不附和黨者，雖才而不才；

三、黨治下所採政爭之手段，利於黨而不利於國者，不妨爲之（如聯俄容共如鼓勵學潮）

，利於國而不利於黨者，亦可置而不爲（如善良之獎勵，如有操守人才之養成）。

在此種情形之下，國中之智識，道德與夫安份守法之習慣，堅強不屈之人才，所以爲國家對外抵抗之元氣者，何從養成之乎？况甲黨既不認有公是公善與夫手段之選擇，則他黨之反對之者，苟循正式軌道而與之爭，則人莫不以書生與無用目之。甲黨利用土匪，乙黨亦利用土匪；甲黨鼓動學潮，乙黨亦鼓動學潮；甲黨暗殺，乙黨亦暗殺；甲黨以賣國而奪得政權，乙黨亦起而效法之。彼此互相爭奪不已，全國之元氣消耗以盡，安能有餘暇來培養國力，以對付外來之患難乎？

當大難臨頭之日，政府欲以「國難」二字來號召國人，國人望望然而去之，且答之云：昔時國家有外交困難，君既未嘗息內爭而一致對外，奈何今日反責人以「息爭」乎？君等以聯俄而取得政權，他人何妨以聯日而取得政權乎？君等原以鼓動學潮而取得政權，我亦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彼此既不認有所謂公是公善，徒以報復之道，日事內爭，消耗國力，置國家元氣於不顧。雖今日高唱抵抗，而其抵抗之力，早已耗盡於平日內爭之中矣。

吾人不欲以外交之失敗，謂爲現政府獨負其責，然此全國所托命之公是公善消滅以盡，現在政府中之當局，能不負其責乎？現政府黨誠有遷善改過之決心，如取消黨治，如公開政

權，雖可認爲實現以上目的之一種手段，然尚有更重大於此者在焉。

一、民族生存爲立國之目的。既以民族爲立國之目的，不應以黨駕於國家之上；

二、民族之所以立國，不能無法律。凡有法律，應爲一切人民所共守，國民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應許某種人享有特權，而居於法律之外，對於某種人令其受不平等之痛苦；

三、所以立國必有基本組織，如國防，財政尤爲立國之基礎，此等大權，應交托於爲全國所信任之人，不可藉口以「某人一去，國家行將崩潰」爲口實，而獨操諸一人掌握之中；

四、一國之智識，道德爲全國公善之所寄，既以安份守法爲善，不應獎勵作奸犯科之民；既以各個人自己努力爲善，不應將各人幾十年辛苦所經營之事業，一旦奪之以去。至於學術上之人才，尤爲一國中之少數，其能從事於此者，大抵有其自己之信仰，應許其自由討論，不可因其在黨外面壓迫之。

五、政爭之手段，如利用土匪，如鼓動學潮，如出賣國家領土，如暗中勾結外國，應該爲不正當之手段，而懸爲例禁，不得稍有違犯。

政府誠能根據以上方針，合各派之人於一堂，明告以將本以上所舉爲訓條，應爲者大衆努力爲之，不應爲者則相戒勿爲。如此，立國之公共目標已定，彼此間之互信，可以確立。互信既立，民族本身力量，自然可以表現，對外之應和應戰，自有解決之法；我民族苟能本此方針以立國，何患今後不能維持於久遠？否則，我族前途，將有不堪設想者矣。現政府有無救亡覺悟，卽視其對於以上各點能否澈底實現。此我之所謂試金石也。

論銀本位之廢除

黃卓

自從一九三三年美國實行購銀策以來，中國之金融界便發生了一種所謂籌碼缺乏的恐慌。南京政府爲阻止這種金融恐慌程度的尖銳化起見，曾經採用白銀出口稅與平衡稅等等限制白銀出口的政策。政府採用這兩種政策以後，白銀的輸出雖然逐漸減少，然而國內的白銀供給却是仍然缺乏，物價水準還是沒有漲高的可能，經濟的不景氣還是繼續的存在。政府爲根本解決它所認識的貨幣問題起見，於是在本月三日頒布了一條白銀國有的緊急法令，取消銀本位。根據財政部長孔祥熙發表的宣言，這條法令的內容大約有四個主要之點：

(一)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行所發之鈔票，自公佈日起，定爲法幣，並集中其發行。其他各銀行所發鈔票仍准流通但應漸逐收回而代以中央銀行鈔票。以後各行不得續發新鈔票，所有已印未發之新鈔應交存中央銀行。

(二)所有各種以銀幣單位訂立之債務應準照面額于到期日，以法幣清償之。

(三)所有銀之持有人，應即將其繳存政府，照面額換領法幣。

(四)爲使國幣對外匯價按照現行價格穩定起見，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應即對外匯爲

無銀之購售。現為國有之中央銀行，將來應行改組為中央準備銀行，其主要資本應由各銀行及公衆供給，俾成為超然機關，而克以全力保持全國貨幣之穩定。中央準備銀行應保管各銀行之準備金，經理國庫，並收存一切公共資金，且供給各銀行以再貼現之便利。中央準備銀行，並不經營普通商業銀行之業務，惟于二年後享有發行專權。（下略）

這條取消銀本位緊急法令的用意就是：「鞏固幣制與改善金融」，藉以打破國內的經濟不景氣。本文的目的，在把這項貨幣改革的前因後果作一個整個的觀察使人們認識它在中國的國民經濟中所要發生的可能影響。

（一）十一月三日以前我國的貨幣制度——銀本位制度的意義及其職能

我們要認識這一次的貨幣改革，首先使須認識我們原有的貨幣制度，即所謂銀本位制度。在一般人的見解中，銀本位這個東西似乎有兩種意義。第一種意義是：一個國家的交易媒介完全用銀幣來做媒介，第二種意義是：交易的媒介不完全是銀幣，除了銀幣以外，紙幣也是能同樣的流通，不過政府發行紙幣却要有十足的準備金，持有紙幣的人可以隨時向銀行要求兌現。其實這兩種見解只是一般人對於銀本位的見解，而不是銀本位的真正意義。銀本位

的真正意義既不一定是市場上有銀幣流通，也不一定是隨時隨地我們可以拿紙幣向銀行兌現。它的中心原則只是：一個國家的單位幣（Monetary unit）的價值必須與一定數量的銀貨的價值相等。假定我們前此所用的單位幣——銀元或銀元票——的價值是等于七錢二分銀貨的價值。那麼只要政府能維持這種交換比例，即銀幣一元可以買得貨銀七錢二分，銀貨七錢二分可以換得銀幣一元，我們爲貨幣制度便是銀本位制度。從這一點我們便知道：爲維持銀本位制度起見，政府或中央銀行必須有充份的準備——能隨時無限制的買賣白銀。白銀的價值漲高（即市場上銀幣一元買不到七錢二分白銀的時候）政府必須按照七錢二分原定價值無限的將白銀賣給人民，藉以增加白銀的供給維持單位幣的原有價值。反之，如果白銀的價值降低，那麼，政府必須按照七錢二分原定價值無限收買白銀，藉以減少白銀供給維持單位幣的原有價值。銀本位的意義便是如此。

我們在這裏所遇見的問題是：爲什麼我們前此要採這種銀本位制度？銀本位制度到底有什麼功用？爲答覆這個問題起見，我們必須認識貨幣的功用。我們誰都知道貨幣的功用有許多，其中之一種便是：爲價值作一標準。換言之，我們使用貨幣的原因之一種便是要把它當作價值的標準，或計算貨物的價值的一種估計器。貨幣既然是價值的標準，那麼，爲履行這種職能起見，他必須具有一種條件——他本身的價值必須是比較的穩定，不至于時時發生變

化。比如「尺」是估計布疋長短的一種標準。為維持這種「標準」的資格起見，「尺」本身的長度必須固定，決不能時時變化。長短的標準如此，價值的標準也是一樣。貨幣既然是價值的標準，他本身的價值必須要比較的穩固。如果他本身的價值沒有一定，時時發生變化，那麼，他便不能成為價值的標準。貨幣的價值既然必須穩固，所以我們制定貨幣制度的時候，必須從各種可能選擇的東西裏面選擇一種比較可靠的東西——即價值比較穩固的東西——來作我們的貨幣本位。牛羊這一類的東西，顯然是不合資格。一次的獸瘟，在幾天之中便可以死去幾千幾萬甚或幾百萬隻牛羊減少他們的供給，提高他們的價值。一年的順利的蕃殖可以產生幾千，幾萬，甚或幾百萬隻牛羊，增加他們的供給，減低它們的價值。牛羊是如此，其他許多東西的性質也是一樣，供給可以隨時增減，價值可以隨時變化。我們前此之所採用銀本位制度而不採用牛本位或羊本位的原因就在這一點。銀貨這種東西與牛羊一類的東西有一點不同，他的供給比較穩固，把全世界每年的銀產總額與全世界的存銀總額相比，前者至多不過等于後者百分之三（註一）；白銀的供給既然比較穩固，所以它的價值也是比較的穩固。白銀的價值既然是比較的穩固，所以以白銀為本位的貨幣價值也比較的穩固，因為在銀本位制度之下，貨幣的價值是與白銀的價值相連的，白銀價值高則貨幣價值高，白銀價值低則貨幣的價值低，除非白銀的價值發生變化，貨幣的價值是不會發生變化的。我們前此之所以

採用銀本位，就是因爲在銀本位制度之下貨幣的價值比較穩固。

(二) 我們爲什麼要廢除銀本位制度？

銀本位制度既然能使貨幣的價值比較穩固，爲什麼我們政府又要把它廢除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答覆是：政府廢除銀本位制度的原因與它前此採用銀本位制度的原因完全相同。換言之，政府之所以廢除銀本位就是因爲它發現在銀本位制度之下貨幣的價值近來已經是很穩固，不獨不很穩固而且還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一九三一年時倫敦的銀價每盎司只值一四·四六辨士，一九三四年便漲至二一·三一辨士（註二）；一九三一年時白銀在中國的購買力的指數爲六一·六，一九三四年便漲至八三·三〇（註三）。從這兩種數字我們便知道在最近這幾年中白銀的價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快的提高。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明：所謂銀本位制度就是貨幣的價值與白銀的價值相等。銀本位的作用就是使貨幣的價值永遠與白銀的價值相連——使貨幣的價值與白銀的價值相連便是銀本位制度穩定貨幣價值的唯一方法。從這一點，我們便知道，所謂銀本位制度足以穩定貨幣的價值，意義只是使貨幣對白銀的價值穩定，只要白銀的價值不變，貨幣的價值決不會變。反之，如果白銀的價值發生了變化，那麼，貨幣的價值便立刻隨之而發生變化。現時的白銀價值

既然發生了變化，那麼，我們的貨幣的價值當然是隨之而發生變化。然則白銀的價值爲什麼會發生變化呢？換言之，在最近的幾年中，白銀的價值爲什麼會漲高呢？

爲明瞭白銀價值漲高的原因，我們必須認清它的性質。白銀這件東西，雖然一方面是我們前此貨幣的本位，可是同時它也是一種貨物。因爲它是一種貨物，所以它與其他的各種貨物有一個共同之點：它的價值也是由它的供給與需求兩種狀況來決定。所以除非它的價值沒有發生變化則已，如果發生了變化，那麼，不是它需求發生了變化，便是它供給發生了變化，或者供給與需求二者都發生了變化。近年以來白銀的價值既然大大的提高，那麼，不是它的需求增加，便是它的供給減少，甚或二者都有關係。爲明瞭這一點起見，我們現在可以把白銀的需求與供給狀況簡單的分析一過，看看爲什麼白銀的價值會漲高起來。

先從需求方面來看。白銀的需求與其他許多貨物的需求有點不同：它的需求不是單一的需求而是綜合的需求（*composite demand*）。所謂綜合的需求，意義就是它的需求不是發源于某一種的用途而是由幾種不同的用途綜合而成的需求。白銀的用途大約有三種：第一是工業的用途，第二是裝飾方面的用途，第三是貨幣方面的用途。因爲它的用途有三種所以它的需求也是由這三種不同的需求綜合而成。

在上面這三種需求裏面，第一與第二兩種需求不很重要，因爲這兩種需求的數量僅僅佔

世界對於白銀的需求的一極小部份。復次，在過去的這幾年，這兩種需求還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變化，它們決沒有影響白銀的需求。所以如果白銀的需求發生任何變化，這種變化一定是在它的第三種用途方面，換言之，必定是在貨幣對於白銀的過求方面。

我們知道自從一八一六年英國採用金本位制度以來，白銀的需求便逐漸減少，不過當時它的價格並沒有減低。後來因為德國、葡萄牙、芬蘭、埃及相繼採用金本位同時法國與意大利等等拉丁民族的國家又相繼限制銀幣的鑄造，所以從一八八五年起白銀的需求便大大的減少，它的價值也逐漸的降低。一直到一九三一年的上半年，這種趨勢才宣告停止。從一九三二年起，世界的銀價便開始漲高。不過當時白銀價值之所以漲高並不是完全因為它的需求增加而是因它的供給方面發生了變化。誠然，一九三一年英國之廢除金本位對於銀價的提高無相當影響，可是僅僅靠金本位的廢除，白銀的需求並不能大大的增加。

一九三二年後白銀價值之所以提高，從白銀的需求方面看來大約有一種根本的原因，即一九三三年七月的倫敦白銀協定。白銀協定之所以影響白銀的需求，就因是它規定澳大利、加拿大、墨西哥、秘魯、與美國五個國家在四年中每年要共同收買三千五百萬盎斯的白銀作為鑄造貨幣與銀行準備之用，換言之，即是在世界白銀市場每年增加三千五百萬盎斯的需求。同年十二月，美國總統簽定白銀協定，正式聲明在此後的四年中（即從一九三四年一月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美國政府每年至少要收買二四,四二一,四一〇盎斯的白銀。一九三四年八月,美國政府宣布白銀國有政策,亦開始向國外吸收存銀。這樣一來,白銀的需求便大的增加。白銀需求來增加的結果,白銀的價格高漲起來。

把白銀的需求狀況說明了,我們再轉而研究它的供給。我們已經知道:十九世紀歐美各國採用金本位以後,白銀的價值便逐漸跌落。白銀價值既然跌落,白銀的生產便逐漸的減少。其結果,從一九一三年起全世界白銀的生產速率便趕不上其他一般主要貨物的生產速率。于這一點,下面這個統計表可以作我們的參攷。

一九一二年——一九三四年白銀生產與主要商品生產指數(註四)。

(以一九一〇——一九一四年平均類一〇〇) (全上)

年 代	白銀生產指數(百分率)	主要商品生產指數(百分率)
一九一二年	一五二·二	一五六
一九一三年	一三八·四	一五七
一九一四年	一一三·五	一四六
一九一五年	一四·	一四八
一九一六年	一一九·一	一四二

論銀本位之變除

一九一七年	一二二・七	一四四
一九一八年	一三三・九	一四二
一九一九年	一一八・五	一三八
一九二〇年	一一四・二	一五六
一九二一年	一一二・九	一三八
一九二二年	一三八・三	一五九
一九二三年	一六二・一	一六九
一九二四年	一五七・八	一七一
一九二五年	一六一・七	一八七
一九二六年	一六七・二	一八三
一九二七年	一六七・四	一九二
一九二八年	一六六・二	二〇二
一九二九年	一七七・九	二〇八
一九三〇年	一六〇・六	一八九
一九三一年	一二八・九	一八四
一九三二年	一〇七・四	一七五

一九三三年

一〇七·九

一七二

一九三四年

一一九·四

未詳

從這個統計表我們便知在過去的十三年中全世界每年的白銀生產的速度遠不如各種主要商品生產的速度那樣快。我們可以隨意把幾年的數字拿來比較。一八八〇—一九一四年白銀的平均生產量爲一百，那麼，一九二〇年的指數爲一一四·二僅僅增加百分之十四強，而同年的主要商品生產指數却是一五六，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一九三三年白銀的生產指數爲一〇七·九，增加百分之七強，可是主要商品的生產指數却是一九二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二。爲使讀者進一步的認識這一點起見，我們可以再換一個方式來說明。從一八六〇年到一九一四年這五十多年中，世界主要商品的生產每年增加百分之三·一五（註五）。可是白銀生產的增加却沒有這樣的迅速。按據專家的報告，一九三二年時全世界的存銀總量是一五，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盎斯。如果我們要使白銀生產的增加與主要商品相等，那麼，白銀的每年生產量必須有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盎斯才行。可是一九三三年的白銀生產量只有一六三，七〇〇，〇〇〇盎斯而且就是白銀生產量最大的那一年——一九二九年——也只有二六〇，九〇〇，〇〇〇盎斯（註六）。

從這一點看來，我們就知道在供給方面，白銀的價值也有漲高的原因，即白銀的生產量

沒有主要商品的生產那樣多，換句話說：白銀的供給少于商品的供給。它的供給既然少于商品，它和商品相交易的時候，它的價值當然要漲高起來。

除了這個根本的原因以外，在供給方面，白銀的價值的漲高還有一個原因，即一九三三年的倫敦白銀協定。在供給方面白銀協定之所以能使白銀的價值提高，就是因為它限制印度，西班牙，等藏銀國出售白銀的數量。根據這次協定，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七年這四年中印度出售的白銀平均每年不能超過三千五百萬盎司，西班牙出售的白銀每年平均不得超過五百萬盎司。

白銀的價值與一般貨物的價值相同也是由它的供給與需求二者來決定之。在最近幾年中，不獨白銀的需求增加，而且它的供給還受了限制，此所以它的價值漲高起來。白銀的價值漲高的結果，我們的存銀遂大量的流出外國。從去年七月起到十月半止三個半月之中，從我國輸出的白銀竟達二萬萬元之多。

在銀本位的國家，白銀的供給減少，貨幣便須隨之緊縮，否則貨幣的價值便不能繼續與白銀的價值相等。我們從前既然是銀本位的國家，那麼，白銀大量流出的結果我們的貨幣當然是隨之而作大量的緊縮。貨幣緊縮的結果，國內的物價當然是因之而跌落。

我們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在農業國家裡主要的生產當然是農產。自從一九二九年世界

經濟不景氣發生以來，農產物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日日跌落。農產物在國際市場上跌價的結果，中國的農業生產當然要受打擊。以外加天災人禍種種原因，使我們的農業生產更進一步的衰頹。現在國內的物價既然因銀價的漲高而跌落，我們的農業生產當然又加受了一種打擊。農業如此，工業也是一樣。我們的工業生產雖然不如農業生產那樣重要，可是物價跌落給與二者的影響却是一樣。所以銀價漲高的結果是國內物價的跌落；物價跌落的結果，引起了國內生產企業的衰頹。換言之，從這一點我們便可以看出貨幣這個東西在現存經濟制度下所佔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在現存經濟制度之下整個的生產制度都是由價格來統治。價格漲高，生產者有利可圖，他們便增加生產。反之，如果價格跌落，生產者無利可圖，他們便減少生產。我們都知道價格——一般物價水準——的高低（他事均等）完全是以貨幣的流通量的多少為轉移。貨幣流通量多則物價漲高。貨幣流通量少則物價跌落的價格的高低既然是由貨幣來統治，則一個國家的生產事業便與貨幣發生了一種極其密切的關係。貨幣多，物價高，生產事業發達，貨幣少，物價跌落，生產事業衰頹。換言之，在現存這種價格經濟制度之下，一個國家的生產事業整個的為貨幣所操縱。誠然，我國近來生產事業之所以衰頹，除了貨幣制度所產生的物價跌落以外，還有其他的原因。可是物價跌落是生產事業衰頹的一個主要原因，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不能否認的事實。

我們已經知道：銀價漲高的結果是物價的跌落，物價的跌落，引起了國內生產的衰頹。我們現在要研究的問題就是：生產的衰頹對於我們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什麼？

我們的答覆是：生產衰頹的直接影響就是全國國民所得的減少。誰都知道國民所得這個東西是全國人民的生產結果的總和。生產減少，國民所得當然是隨之而減少。復次，國民所得既然是全國人民生產的結果，它當然也就是全國人民消費的資源。國民所得減少，人民的消費資源當然便因之而減少。在生產發達的國家，消費資源減少的結果，只是一般人民生活程度的降低或儲蓄之挪用。可是在我們這種生產落後的國家，其影響却不止此。生產落後的結果，我國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本來已經是一種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在這種狀況之下，消費資源如果更要減少，整個的國民經濟便要宣告破產。整個的國民經濟瀕于破產政府財政當然也要受打擊。資本主義的國家，因為國營企業不發達，政府的收入差不多完全靠租稅。我國的租稅與其他各國相同，大致是分爲內地稅與關稅兩種。國民所得減少的結果，這兩種稅收也隨之而減少。國民所得減少各種內地稅隨之而減少，原因是顯而易見。國民所得是全國人民消費資源的唯一來源，這種資源減少，人民的納稅能力當然要隨之而減少。關稅減少的原因也是一樣。現代的關稅，名義上雖然有入口稅與出口稅兩種，其實大部份的收入都是來自入口稅。人民的消費資源減少以後，他們購買外國貨的能力當然也要減少。人民購買外國

貨的能力減少，入口稅收當然也要減少。入口稅如此，出口稅也是一樣，因為國際市場中農產品價格跌落與國內農業生產衰頹，所以我國的出口貿易大受打擊。出口貿易受了打擊，出口稅收便因而減少。關稅與內地稅都同時減少，因此國家的財政便失去了它的收支的平衡。國家財政如此各省地方財政也是一樣。現時各省的收入都是以田賦為中心。農業生產衰頹，農村頻于破產；各省的地方財政也是和國家財政一樣不能維持收支的平衡。

除了國民所得減少與國家財政困難以外，銀價的漲高還有一種不良的影響，即對外貿易的入超的擴大。一九三一年以來，歐美各國為解決經濟不景氣的問題起見，差不多都廢除了金本位的貨幣制度。各國廢除金本位制度的結果降低了它們的貨幣對我國貨幣的價值。外國的貨幣價值跌落以後，一方面因為外國貨物的生產成本減少，一方面因為我國的貨幣的購買力的增加，我們中國變成了外國貨的傾銷市場。反之，我們的貨物，因為銀價提高的結果，減少了它們的銷路。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對外貿易上的入超當然是一年一年增加。在歐美等工商業發達的國家，國際貿易上的入超並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它們的入超中有一部份是國外投資的收獲，一部份可以用運輸與保險費等等無形輸出來抵補。幾年以前，我們每年都有一部份的華僑匯款，因此當時的入超有一部份可以用這種收入來償抵。可是近年以來，華僑匯款一年一年的減少，使我們這部份抵償的能力也漸漸的歸于消滅。入超既然不能用無形

輸出來抵償，我們用銀的國家只好用白銀來代替。誰都知道：我們中國只是用銀而非產銀的國家。入超的增加無窮，而白銀的供給有限。如果我們以這有限的白銀來抵償那無限的入超，不獨白銀的供給有全部用罄的危險，而且因白銀減少而引起的貨幣緊縮也足以破壞我們的瀕于破產的經濟制度。

誠然，上面所指出的這種問題——國民所得的減少，國家財政困難以及入超的償付——並不完全是銀價提高與貨幣緊縮的結果。除了貨幣方面的原因以外，也還有其他的種種原因。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總不能否認上面這些問題之所以發生，銀價的漲高與貨幣的緊縮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認清了這一點，所以我們政府才毅然決然的將白銀收歸國有，廢除前此的銀本位貨幣制度，希望貨幣制度的改革來解決我國目前的經濟與財政問題。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是政府現時採用的貨幣改革政策的可能影響，同時看看它到底能不能解決它希望解決的問題。

(三) 銀本位廢除以後

在我們沒有答覆這個問題以前，似乎有一點還得重複的聲明一下。我們在前曾經說過：我們現時的主要問題就是生產事業衰頹，國民所得減少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發生，有一

部份是貨幣方面的原因，有一部份不是貨幣方面的原因。政府這次所頒布的貨幣政策所要解決的當然是因貨幣問題所發生的問題，而不是其餘那一部份由其他原因所發生的問題，因為後者這一部份的問題不是貨幣改革所能解決。說明了這一點，我們可以進而研究這次的貨幣改革，看它是否足以解決它所要解決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貨幣的統治問題。貨幣之所以必須統治，就是因為貨幣的價值易于發生變化，貨幣的價值的變化就是物價水準的變化。物價水準變化，生產事業便因之而發生變化。所以為鼓勵生產起見，我們對於貨幣必須給以統治。以目前的狀況而論，我們的貨幣問題是貨幣價值太高，物貨水準太低的問題。所以現時的貨幣統治政策當然是以增加貨幣供給，藉以提高物價水準為標準。然則這次政府的貨幣改革政策是否能達到這個目的呢？

根據此次孔祥熙發表的宣言，政府統治貨幣的方法只有兩種：第一種方法是將白銀收歸國有實行廢除銀本位，第二種方法是統一貨幣的發行權。無疑的，上面這種方法都是統治貨幣的必要條件，缺一不可。我國貨幣的價值前此之所以發生變化是因為銀價發生變化。在銀本位制度之下，銀價發生變化，貨幣的價值馬上便要隨之而變化，現時銀本位既已廢除，從此我們的貨幣的價值與白銀的價值便脫離了關係。無論白銀的價值如何變化，它決不能影響貨幣的價值。此後貨幣的價值要如何變化，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所要知道的是從此以後

我國的貨幣的價值，決不會隨銀價的變化而變化。所以我們認為政府廢除銀本位的確是統治貨幣的必要條件。

政府統治貨幣的第二個方法是統一發行。統一發行不獨是統治貨幣的必要條件而且這個條件較之廢除銀本位更是重要。所謂統治貨幣當然是統治貨幣的價值，使它不能自動的發生變化。我們在前面已經說明：貨幣的價值與其他任何貨物的價值是一樣，也是由它的供給與需求二種狀況來決定的。所以如果我們要統治貨幣的價值，我們唯一的辦法便是統治貨幣的供給與需求。可是貨幣的需求的大小完全是由貨物的交易總額以及消費者的消費習慣來決定。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下，貨物的交易完全由私人經手政府決不能統治。而且消費者的習慣除非政府把整個的生產事業收為國有，對於消費者的消費自由加以限制，政府決無統治的可能。貨幣的需求既然不能統治，那麼，政府只能從供給入手。只要政府能統治貨幣的供給，它便能統治貨幣的價值。在銀本位制度廢除以後，市面上流通的貨幣只剩下紙幣一種。只要政府能把紙幣的發行統一起來，政府便可以統治貨幣的供給。政府能統治貨幣的供給，它便可以統治它的價值。所以我們認為統一發行這種方法的確是統治貨幣的基本條件。

不過我們要知道：銀本位的廢除與紙幣發行權的統一雖然是統治貨幣的必要條件，可是僅僅靠這兩種方法並不一定能統治貨幣。

第一；我們必須知道：在現存經濟制度之下，貨幣這個東西的範圍很廣，除了紙幣（與硬幣）以外，信用這個東西也包括在內；不獨包括在內，而且在英美等經濟先進國家，交易的媒介百分之九十却是信用而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認識的貨幣。我們中國的信用制度雖然不如英美等國那樣發達，可是信用這個東西也是交易媒介之一種。這裏所謂信用，包括有兩種東西，一種是商人與商人間以及商人與消費者間的商業信用與消費信用，一種是商人與銀行間的銀行信用。如果我們要澈底統治貨幣藉以統治物價水準，我們不獨要統治貨幣，同時對於信用也必須加以統治，否則我們所統治的只是貨幣的一部而非全部；局部的貨幣統治決不能統治物價水準。這次政府頒佈的貨幣改革的法令，除說了「中央銀行將來要供給各銀行以再貼現之便利」這樣一句話以外，對於信用的統治沒有絲毫的表示。所以我們認為除非政府對於信用同時給以統治，它決不能統治貨幣的價格，不能統治貨幣的價格，它便不能統治物價水準，不能統治物價水準，這次的貨幣改革便要失去它的大部份的價值。

第二；貨幣的統治，除了廢除銀本位與統一發行等等工具以外，要得有一定的統治標準。所謂標準就是貨幣量的標準。在過去的三四年中我們因為銀價漲高的結果，一般的物價已經大大的跌落貨幣統治的目的既然在提高國內的物價水準恢復生產事業的繁榮，我們當然是需要一種標準。我們都知道：物價的跌落可以使生產事業衰頹，可是物價的過度高漲也可以

產生生產事業的過度擴張引起生產過剩的現象，物價水準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爲貫徹貨幣統治的目的起見，政府對於此後的貨幣供給量當然有一種適中的標準，關於這一點我們應當知道的就是：在貨幣統治政策之下，貨幣供給量的多少決不應當以白銀準備爲標準，因爲我們廢除銀本位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要再使貨幣的供給量受制于白銀的供給量。如果我們此後還是以白銀準備作貨幣供給量的標準，則我們的貨幣政策還是仍然受白銀的統治，與前此的銀本位制度沒有分別，然則此後的貨幣供給量應當以什麼爲標準呢？我們的答覆是：應當以全國工商農業的需要爲標準。換一句話說，貨幣供給量的多少應當以促進工商農業的適中的繁榮爲標準。所謂適中的繁榮意義，就是使全國的經濟資本能夠全部的被利用。再換言之，此後我們的貨幣政策應當以能維持一種適中的物價水準爲標準；在這種物價水準之下，全國的失業者都有工做，全國的土地都能用來生產，全國工廠都能開工，而且全國的生產能力能一年一年的提高，使我們的國民所得能夠一年一年的加多起來。這便是貨幣統治的唯一標準。

關於貨幣統治還有一點應當注意的就是駐華外商銀行的發行問題。我國因受條的拘束，市面上除了本國各公立與私立銀行的紙幣外，還有大批的外國銀行發行的紙幣。政府對於這種銀行的發行權如果不能收回，貨幣統治政策是不能成功。因爲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所謂

貨幣統治就是貨幣供給量的統治。如果國內各外國銀行的發行權不能收回，它們還是繼續的發行紙幣，政府便不能統治貨幣的供給量；貨幣的供給量不能統治，我們便談不到貨幣統治政策。

上面所說的這種種條件都是政府統治貨幣的絕對必需滿足條件。政府如果能滿足這些條件，它的貨幣統治政策便可以成功，物價水準可以提高，工商生產事業可以繁榮，它統治貨幣的第一個目的可以達到。反之，這些條件之中如果有一個不滿足，則貨幣統治政策便要失敗。這次貨幣改革的成功與失敗就要看政府是否能滿足上面這幾種條件。

貨幣統治的第二個目的是取得國家財政的收支平衡，這個目的能不能達到，那就要看它能不能達到第一個目的。如果政府統治貨幣的政策成功，生產事業可以獲得適中的繁榮，國民所得增加的結果，政府的收入當然也可以隨之而增加。只要支出不再擴大，那麼收支的平衡當然不難獲得。反之，如果政府統治貨幣的政策不能成功，生產事業不能獲得適中的繁榮，則國民所得不能增加，政府的收入便沒有增加的希望。收入不能增加，除非支出的減少，收支當然不能維持平衡。

說到這裏，有一點應當說明。政府統治貨幣的用意應當是促進全國國民經濟的繁榮來間接的增加國家的收入。它決不應當直接利用這種手段來實行貨幣膨脹藉以增加國家的收入而

維持收支的平衡。誠然，爲提高物價水準起見，此後貨幣政策當然免不了相當的膨脹。可是等物價達到我們所謂適中水準以後，那時貨幣的膨脹便應當立刻停止。換言之，在短期中政府爲提高物價起見，可以實行貨幣膨脹。因爲貨幣膨脹一方面可以促進生產事業的繁榮，一方面可以維持財政上的平衡局面。可是時間一久，貨幣膨脹不獨不能增加生產的繁榮，而且根據戰後德俄兩國的貨幣膨脹經驗，也不能實際增加政府的收入。這一點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政府所要希望解決的第三個問題是對外貿易的入超問題。從這次貨幣改革法令中我們就知道政府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一方面促進國內的生產藉以提高本國的輸出力，一方面是統治外匯，來鼓勵出口，限制入口。第一種方法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這裏我們所要討論的只是統治外匯的問題。政府統治外匯的方法第一是規定外匯的標準，（國幣一元值英幣一先令二便士半），第二個方法是由中央、中國、與交通三銀行無限制的買賣外匯，藉以維持政府所規定的外匯標準。這種標準不是足以鼓勵出口限制入口，這個問題要等未來的事實證明，此時誰也不敢預定。我們現時所要討論的是這個標準能不能維持的問題。我們相信：凡是有經濟常識的人大都要懷疑政府的能力。我們知道：爲維持這個外匯標準起見，中交等三行必須隨時無限制的買賣外匯。政府既然無限制的買賣外匯，政府對於外匯必須有無限制供給

。復次，我們也知道：外匯供給的唯一來源（除借債外）就是所謂國際清償的順差。誰都知道：連年以來，我國國際清償的結果都是逆差，而非順差。如果中央等三行在外匯方面有點準備，這種準備的數目一定很少。以這種有限的供給來應付無限的需求，三行所有的外匯短期間便會賣盡。

這次政府頒布的貨幣改革法令，除聲明政府對於外匯要實行無限制的買賣以外，對於外匯的供給一個字都沒有提。我們認為貫徹外匯統治的原則起見，無論中央等三行的外匯準備為多少，我們總應當集中外匯買賣於一個銀行，如中國銀行，同時要設法禁止外匯的投機，俾能維持政府所規定的標準價格。否則所謂外匯統治只是一種空談而已。外匯投機之所以應當取締，是因為銀本位廢除以後，白銀的出口已不可能，白銀既然不可能出口，外匯價格的變動便失去了所謂白銀輸送點的限制，可以無限制增減。在這種狀況之下，如果政府對於外匯的投機買賣不加取締，則外匯的價格便更容易變化，政府的標準價格更不易於維持。外匯投機取締以後，管理外匯的銀行便可以根據外匯的需求——入口商人以及其他對外支付者的需求——按照標準價格來將外匯分配與它的需求者。這種方法雖然不能在實際上增加外匯的供給。至少也可以獲得外匯的合理分配。如果在這種制度之下外匯的供給還是不能應付它的需求，那時我們非實行對外貿易的統治不可。

結 論

我們研究的結果是政府這次的貨幣改革政策從國民經濟的立足點上看來確是一種好政策。至于這種政策是否能夠成功，那要看我們所提出的條件能不能滿足。如果政府能夠滿足這幾個條件，它的政策當然可以成功，否則這次的貨幣改革便要失敗。

在我們結束這個題目以前似乎還有兩點應當說明。第一點是自從政府頒布貨幣改革政策以來，社會上一般人對於它發生了一種誤解，以為這次的貨幣改革就是貨幣膨脹。我們應當知道的是這次的貨幣改革只是貨幣統治，並不是貨幣膨脹，這兩個東西的意義完全不同。所謂貨幣膨脹，它的意義是；貨幣的需求不變，政府極力的增加貨幣供給，使物價毫無標準的漲高。這種政策的目的只在利用貨幣的發行權來增加政府的收入。貨幣統治的意義便是不同的。它的意義是政府為促進生產事業的繁榮起見對於貨幣供給加以管理；貨幣缺少，則增加它的數量；過多，則減少它的數量，藉以維持我們所謂適中的物價水準。誠然政府這次統治貨幣的用意的確是要增加貨幣的數量。可是它增加貨幣數量主要目的並不是增加政府的收入，而是提高四年來慘落的物價水準，俾能促進國內的經濟繁榮。除非等將來的物價水準提高到適中的程度以後，政府還是繼續的濫發紙幣，那麼，我們決不能說這次的貨幣改革的目的

就是一般人所謂通貨膨脹。如果政府的真正目的是爲財政上的收支不平衡，要借用貨幣統治的口號來增加它的改革真是一文不值。否則我們認爲這次的貨幣改革，確是國民政府的一件功德。

復次，貨幣改革雖然不是貨幣膨脹，可是在政府提高物價水準的過程中，相當程度的社會不安却是無法避免。這個時期中社會不安之所以不能避免就是因爲物價水準提高的結果要引起所謂國民所得的重分配（Redistribution）。根據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全國的人民分爲兩個部份。第一部份的人包括工資勞動者與薪資勞動者以及一般專靠利息而生活的資本家。他們的所得大都是固定的。所謂固定的就是：因爲合同的限制，所得的數量不能因物價提高而立刻隨之而增加。他們的所得既然不能因物價的提高而增加，則在物價的提高時期中，他們的實際所得便更因此而減少。反之，一般從事企業的企业家的地位便是不同。企業家所得不是固定的，而是隨着物價的高低而爲增減的。物價提高，他們的所得（利潤）便隨之而增加，物價跌落，他們的所得便隨之而跌落。他們的所得既然是隨物價而變化，在物價提高的時期中，他們的所得當然更增加起來。換言之，此次貨幣改革的結果，因爲物價要次漸提高的原因，第一部份人民的所得必會減少，第二部份的人民的所得必會增加。在這種所得重分配的過程中，社會中發生種種不安的狀態的確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事。此外再加以債權者與債

務者的經濟地位的變化等等影響，這次貨幣改革也許要引起種種的社會不安的問題。不過把貨幣改革的利益處與害處互相對比，從樂觀方面看來，這次的貨幣改革却是一件好事。

〔註一〕見 Handy and Harnau: 18th Annual Review of The Silver Market.

〔註二〕見稅則委員會出版之上海物價報告

〔註三〕見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發表之華北物價指數

〔註四〕見銀價委員會出版之「白銀與中國物價」

〔註五〕見 Warren and Pearson: Prices

〔註六〕見銀價委員會出版之「白銀與中國物價」

目錄

本誌第三年之 運命與使命……………	記者
國家社會主義綱領……………	記者
中華民國前途的大危機……………	大樛
中國土地分配與人口分配之原則……………	光君
十九世紀德意志民族之復興……………	君勳
翻譯霍金氏法 律哲學序言……………	費青
英日同盟……………	毓譯
「歐洲能否保持和平？」 (書評)……………	盤錯

目錄

民主獨裁以外 之第三種政治……………	君勳
關於民治與獨裁 一個大論戰(上)……………	朱亦松
民族運命之升降線……………	牟宗三
任重而道遠……………	光君
愛因斯坦之人生觀……………	明哲
「民族復興之學 術基礎」自序……………	君勳
蕭伯納與吉士德 頓二氏關於民主 政治之舌戰……………	白雲譯

目錄

如何提高大多數 國民的人格？……………	張君勳
中國新教育 批判與改革……………	王培祚
亡國的小組主義……………	張君勳
中國農村生產方式……………	牟宗三
中國農業經濟 崩潰之原因與 復興之途徑……………	蔣勻田
瑞士公民軍論……………	南公譯
世界危機與 英美合作……………	齊君譯
今日大學校 應有的態度……………	白雲譯

民主政治的危機與其將來

伍藻池

民主政治，不是新的政制，而民主政治的理論，亦不是近代人的新發見。在希臘時代，民主政治政體，也曾實施過若干時期。而理論方面，在希臘時，亦已甚為發達。然自希臘以還，中經一千多年的長時間，直至十七世紀，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無論在政治制度上，或理論上，似不十分發達。到了十八世紀，自然權利學派，為民主政治主義，努力宣傳，致造成美法革命。自茲以前，民主政治，得了實施的基礎。十九世紀一百年中，民主政治理論，乃成了政治思想的主潮。

自十九世紀之初，迄至我們生存的今日，百年多的時代流轉中，民主政治的權威，與日俱增，大有所向披靡之勢。其間雖經了若干打擊，在牠的發展進程中，遇着了多少阻碍，然終不能止牠向前邁進的洪流。在制度的形式與內容上，雖因了時間與空間的隔離，歐美各國，未必盡皆無別；亦未必皆在某一個時間上，許多國家，一旦即爾盡變成為民主政治國家。然均以民主政治，為他們變遷的典型，這是無可置疑的事。

我們若果掀開歐美近代政治制度史來，略為檢查，自可分明。十九世紀後半期，許多君主專制大小國，已成爲民主政治國家。而英國統屬下之所有殖民地，其間有君主政治，貴族政治與軍閥政治等等，亦均進而爲民主政治。十九世紀之末至二十世紀黎明期間，世人目之爲君主專制的堡壘之士俄，在大戰之前幾年中，亦採取民主政治議會制度。甚至遠處東亞，十九世紀中葉以前，與歐美政治思想與制度絕不發生姻緣的日本與中國，亦不能逃避歐美民主政治思想的洪潮鼓盪，與歐美先進各國共同步趨，由絕對君主專制政治，一進而爲民主政治的國家。一九一四年歐戰時，協約各國有：「爲民主安存而戰」(For the Safety of Democracy)的口號。而美大總統威爾遜之領導美國加入大戰，亦以此爲他參戰的重要主張之一。大戰結果，許多國家，無論以前是反對或贊成，到了今日，他們沒有半點徘徊的態度，共同採取民主政體。如果我們把往史重翻，計算某一個時期民主政治國家生存數目的多寡，我們可以給一個肯定的回答：民主政治數目之多，算是大戰剛完那一個時期。

無如「好夢初圓」，事變又起。正民主政治到了大功告成之日，而反民主政治的狂風暴雨，驟爾相偕而至。已經百世，人皆怕開獨裁政治，到而今，又如日中天。猶不發生於美法革命兵亂紛紜之際，也不重見於人類空前屠殺大戰初完之時，却於民主政治剛自完婚的今日，此誠可怪。我們倘若不太善忘，對於十九世紀的政治史的變化與流遷，還尙在懷。民主政

治前進的長程中，曾一度爲梅特涅武力淫威所摧殘，這是十九世紀初期的事。十九世紀後半期，俾斯麥也曾以武力高壓手段阻止民主政治抬頭。然而梅俾兩氏雖以不世的梟雄，作保守主義的屏藩，向新興的政治勢力施以無情的襲擊；而其勢力結果，亦不過祇得「徒勞無功」四字而已。民主政治依然不斷向前發展。他們所以費力大而收成效小的重大緣故，是因為美法革命以後，民主政治主義，已深入人心，不能即爾遺忘。故此武力最大的功能，祇是暫時使人民外表屈服。一俟時機來臨，即爾如春潮初長，「沛然莫禦」。今日民主政治的危機，不單獨裁的外面威迫，而各國一般普通民衆，對之不獨沒有多大的熱情與愛戀，反而有厭悶的情態。故今日民主政治所罹之劫運，較之十九世紀，其嚴重性殊有不可同日而語之感。說到此，我們不能不問：民主政治，經過百年多的遙遠歷史，何以到今日才發生如此其可懼的危機？今日的危機，其所以成的原因何在？而今日所遇的艱難，在最近的將來，是否可以安平渡過？解答以上三個問題，我們不能不進而作一度較爲深刻的研究與探考。

二

第一件事情，我們當先行了解的，即近世民主政治的特徵與牠的政府形式，這是民主政治前提。民主之政治的前提，就是在政治社會中，人人都有平等自由的權利，去參與公共的

政治事務。然從事實上看去，是否理論與事實相符，這個問題，成爲討論民主政治的焦點。假定這個經驗世界的政治事實向我宣示的，不是虛幻的話，民主政治在今日的時代，尚有萬千重大問題留給我們去批評，和期待着我們急速去修正或改造。各個民主政治國家，除了俄國之外，還深深地保留着十九世紀遺留下來的特徵與政府的形式，換言之，如拉斯基說，今日所謂民主政治者，「乃資本家的民主政治」(Capitalist Democracy)。在名義上說來，所有國家的政治權力，均在全民手中，而其實，勿論英美法德和其他歐美各大小國家，所有政治權，差不多完全間接操於少數資本家手中。所以政府所作所爲，一以他們的意思爲進退，而其他大多數民衆，實無權過問。這種情形，與十九世紀後半期作比較，似乎沒有什麼重大的分別；而十九世紀政治前途進展中，有這種特殊狀況，皆由於那時社會經濟情形有以使然。

有十九世紀以來的政論，凡關於民主政治者，多歸功於美法大革命。然美法革命最大的功績，在掃清十八世紀以前神權政體與封建的特權，確定人皆平等與民主政治的新理想。而對於社會每個分子日常生活，實無若何影響，尤其對經濟狀況，沒有若何改變。民主政治，成爲一種特殊勢力，實有一經濟條件存乎其中，推動之而使之更成爲具體化。這種推動力的本源，就是產業革命。

產業革命，一七七〇年發端於英倫，而終於一八二五年之間。自一八一五年以後，則遍於全歐，且及於新大陸，此次革命，影響於未來世界至重且大。

牠不獨把經濟社會組織從新改造過來，而於政治思想與制度，都爲了牠而更易其內容與形式。牠充實了民主政治爭鬥的力量，牠把民主政治的領域擴大；蓋經了產業革命，其直接效果，促成小資產階級與中等階級的抬頭。因爲了機器日發明，工業日擴張，商業日發達，而財富同時因之而增加，都市亦乘時而興起。那麼一來，成千累萬的商人，銀行家，與實業家，因乘時會，獲得無限財富。由是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比前更爲重要，勢力比前更爲偉大，國家經濟權力，逐漸由貴族與大地主手中移到他們手上來。

到了現在，他們的地位，已經提高了，他們又掌握着社會中經濟大權，自然對於政治，抱上一種參加的野心；這是自然的結果，也是不能避的事情。他們憑藉了自己地位與勢力，想在商業世界裡表現他們超越的地方，不在政治上獲得一個地位，他們是不肯罷休的。因此他們利用他們的金錢勢力，來競爭選舉，希圖在議會占一議席，而一國之富強盛衰，又以其國的工商業繁榮與否爲斷。他們是工商業的代表人，國家富源在他們掌握中，自然爲人所重視，因爲以上和其他種種緣故，中產階級，成爲時代的寵兒，而政治權能够拿到，亦是意中的事吧。

中產階級勢力膨漲，與其迅速地擴大，而得到政治權與立法權，在歐陸各國中，以英國最爲顯明。戴雪 (A. V. Dicey) 告訴我們，十九世紀初年，英國是貴族政治，所有政治權，完全操之於貴族手中，不獨普通勞動民衆無過問機會，即小地主與小資本家亦被擯而不予以參加，可是貴族特權，不到半個世紀後，則爲他們平日所看不起的小資本家與中等階級而與之相爭，其結果，勝利終屬於他們。一八三二年之改革案之通過，一八四六年穀物條例的廢除，這是他們凱還的錦標。這亦可算英國政治勢力轉移的啓明與鐵證。英國如此，而相隔一衣帶水的法國，也發生相似的情況。法國工商業之需要，雖不及英倫，而其進步亦殊爲迅速。因此牠的中產階級政治權之擴大，亦跟着時代潮流而携手偕行。當查理第十 (Charles X) 王朝時中產階級，雖因了貴族特權專權，而受了若干金錢上與勢力上損失；但到了一八三〇年革命來臨，一切都易舊觀。君主立憲政體已成，貴族院勢力從斯消失殆盡，反事事受制於納二百佛郎以上稅的中等階級所選出來的衆議院 (Chamber of Deputies)。自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間，法國可稱之爲中產階級國家。日耳曼各邦中的中等階級，亦不甘後於英法兩國，雖其工商業進步較爲遲緩，然自一八一八年關稅同盟完成，一八三五——一八四〇年所建築鐵路以聯絡各邦完工，日耳曼工商業，從此突飛猛進。而產業階級數目大大增加，小資產階級，既有財富，社會地位亦日見增高。由是亦步英法兩國後塵，急亟圖謀獲得政治

權勢。

總之，產業革命的結果，把中等階級在社會上，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地位同時提高，而在政治上影響尤為偉大。特權階級，在政治上的勢力，日漸消滅，到十九世紀中葉，中等階級變成為時代中心勢力所寄。更加之個人主義的政治思想，為其張目與護助，其勢力日漸提高，直至今日，無論內政外交，他們完全把持。所謂議會，所有行政官吏，均為他們的「馬首是瞻」。而國家大計，凡是有利於他們的，雖犧牲其他階級的幸福或其他民族利益，他們不顧一切，率性為之。而大多數之貧苦民衆，日呻吟於飢寒交迫之下，資本主義政府，不以為意。故十九世紀以來，所謂民主政治，並非全體人民之政治，實乃資本家的民主政治而已。

今日的世界政治與社會情況，如此其紛亂不寧，勞資兩階級之鬥爭日益烈而普遍化，其中問題，自然複雜非凡，而其最大且重要原因，是社會與政治組織缺憾太大，不能適應今日我們時代的需要。民主政治發達已過百年，到了二十世紀，還老是保留着十九世紀以來那種政治形式。可是另一方面，勞動階級，已經經過百年多的可憐生活，現在已覺悟他們生存在人間的地位太過悲慘，生出一種新的階級意識來。自己分明欲解決他們自己目前與未來生活，而可以得到一個公民理應享到的幸福。如他們目前對資本階級在十九世紀初期行動一樣，急切地奮鬥，希圖得到政權，改造立法，以解他們日常生活要求，與提高他們社會上的地位

。他們認定現成的政治制度，不是爲他們謀真正幸福的；現在的立法議會，不是真正代表他們的意志。故此，他們對於民主政治代表議會制，表示一種反抗與厭惡情態，這是近代民主政治所以發生危機的一大原因。

三

今日的民主政治政制，代表議會爲牠的最大特色。君主政治與民主政治之分，亦以代表民意機關之議會有無爲標準。故此人民代表議會爲民主政治之托命中心，亦爲民主政治中最要機關，牠的職能，是代表人民全體公意，以監督與指導政府，而使之爲全民謀公共幸福。牠的全體議員（指下院而言），則由全體人民用投票方法選舉出來。在原理上說，他們既由人民選出以代表他們，自然他們的代表無論在何時或在任何立場，當一本他們的主人（人民）的意志去作政治上的工作。若果議員有反對或違背他們的意志時，當然可以取消他們代表的資格，或直接否認他們的行爲。但我們試把各民主政治國家代表議會實際日常行爲與原理作一度觀察與比較，我們很容易見到，事實與原理中間，有很大的差池。議會代表不獨有時不把人民利益與意見放在心中，且與人民的期待與主張，時相背馳。在近代國家中最不滿意現存民主政體的人，就是勞動大眾。他們不相信貴族與資本階級能代表他們的意志而爲他們

謀福利。由是自組政黨，以選舉他們會同甘苦的勞動同志，以代他們，有些又是他們織工聯合會的領袖，但這些代表們一到國會去，他們的言行和其他階級代表初無二致。因此他們的失望，更加上一重深刻的印記。轉過另一方面說去，即就算本身問題，不合民主政治基本理論的地方，真使人有細數不盡的感嘆。顧名思義，民主政治是人有一種特別權利，可以自由把一張票選舉某一個人，以作他的代表。這事偶然一看，似甚平淡無奇。假使我們好好把牠想一回，自然發見其中許多滑稽的原素。根據人性（human nature）來說，人的意見各自不同，而在社會生存的需要，亦自各別。以成千萬人所選出的代表，這個代表又那能够這樣神通廣大，了解這成千萬人的意志與他們所要求種種利益，合而「治之一爐」，為他們盡無窮的責任？

何況目前選舉制度雖多，而其能滿人意者，可說少之又少。退一步來說罷，這裏有某一種好的選舉方法。而目前會議政治，完全是政黨政治。在政黨支配之下，一切黨的權威，操之幾個黨的領袖之手；而所謂領袖者，多是老於政爭場壇的政客。在選舉之前，對於候選的人，早由黨內領袖指定。而後將選舉名單交各區選民去投票，其中的候選者，與選民或生平無一面之緣，有些連名姓都陌生的。這等將來入選的代表，均為黨的領袖底走卒。他們一舉一動，都受黨的制裁，叫他們去代表民衆謀福利，豈非大大的笑話？

即就議會代表本身而論，智識能力，亦發生重大問題；蓋議會代表智識程度，參差不齊，對於專門的智識，深爲了解的可真不多。近世國家所管理的事情之複雜，直非十九世紀人夢想所能及，且政治上種種問題，變成爲專門化，如經濟計劃之設施，幣制之興革，國際金融之轉變，工程之建設，教育之改進，海陸軍之編配等問題，無一非有專門學識與經驗，則無由論他們長短得失。而議會中多是凡夫之流，以之擔任繁重政事，已深感大難，再進而求其從事於專門學識研究與討論，爲人民造福，爲國家建大計，豈非難之又難。因此議會中，關於種種專門問題，祇任少數有專門智識者去規定與計劃，其餘多數則祇有隨聲附和，人云亦云，沒有絲毫意見與主張參加其間。以若輩代表萬千人民，來傳達人民公意，於事奚補，亦不過在議會多佔若干議席而已。

四

然而人民無智無識，亦爲民主政治本身一大危機，因爲國家大多數有選舉權的民衆，對於政治問題，即在二十世紀的今日，認識還甚朦朧。社會上一切問題，日趨於專門化，即使智識程度較高的民衆對之，亦未必真能够明白事理本身的真相。兼且羣衆心理多浮而不實，每一政治問題發生，很難得平心靜氣去分晰與討論，以辨別其得失，而了解其內容。因此各

無一定意見與主張，人云亦云；於是政客官僚，乘機利用，圖謀自己獲得政權計，乃顛倒是非，指鹿爲馬，以欺騙大多數民衆。

輿論乃人民表示自己意見的場所，亦爲指導民衆認識政治問題真相的機關。但我們如果承認各國報紙所說的話，是真正的民意的表現，那就大錯，蓋現世各國輿論機關，多操於政客與資本家兩種人手上。他們所說的話，未必人民所欲說的；而人民所欲說的，他們又豈肯讓大多數民衆坦白無私地說出來？他們來辦報館，目的在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或來迴護他們本身的利益。他們所說的話，步步以他們自己利害爲對象。對於大多民衆幸福與利益，苟於他們沒有什麼關係的，自然願意爲貧苦民衆說幾句公道話，若這事情，於他們直接或間接有利害關係，不管其他一切，加以攻擊。故對政治上或經濟上種種問題，先定了自己成見，曲解事實，廣爲宣傳，以愚一般民衆，而成就他們的私利。民衆自己本身，亦不自覺，甘爲人利用，作政客官僚與資本家爭奪政權與利益的工具，報紙上所說一切，不予深辨，信爲正確事實無訛，致使政治本身，失其真正價值。到了後來，或許他們知道自己受騙了，發見他們所選舉的官吏或議會代表，不能爲他們謀福利，而一時爲報館的言論所迷惑，致爲人作傀儡，然事易時遷，悔已無及了。

復次，羣衆對於政治，不發生濃厚興趣，亦爲目前民主政治中一嚴重問題。民主政治是

大多數的政治的意思。因為國家的事情，不是某人或某幾個人的事，而是全體人民的共有的事。對於政治問題無論大小如何，既然是大眾的事，自應熱心過問。政治問題本身，乃有得失是非分明之一日，斷不容視作等閒，不顧不問。此種消極態度，冷淡情懷，或許由已往政治所得來的經驗，深知議會代表或官吏，不是為他們謀幸福，祇是巧言蜜語，來騙騙他們，以為自己個人圖謀把持政權的地步。因此他們不信任所有政客官僚，同時對政治問題不願問。或因近代政治問題，多是專門的，他們想問亦無從問起了，故此以不理了之。但不論其因為了何種因由，大多數羣衆不管政治，真是民主政治當前一大危機，亦是一個難以補償的缺憾。

同時因為羣衆對於政治問題，不大理會，政客官僚，乘機攪權營私，種種政治事情，自由處理，不顧一切。民衆愈不注意，則政治權愈為人所利用；故此對於民衆本身，實有放棄責任之嫌，對於政治本身欲為整個民衆謀幸福，也不易得，而欲其清明無私，更加難期。

五

民主政治本身，有了這樣種種困難情形，在過度的沉悶與紛擾政治環境中，應運而生反動，而造成新的局面，這是十分可能的事。又可說，簡直是不能避免的事。故在歐戰期中和

戰後，乘着各國經濟凋殘，政治社會秩序紛亂，人民精神苦悶與身體疲勞當中，新的政治形式乃因時而生。一九一七在東歐則有蘇俄共產黨的獨裁專政，一九二二在南歐則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出現。蘇聯之共產黨與意之法西斯，兩者基本理論與成功過程雖完全不同，而他們對於民主政治之蔑視，和由種種方法企圖消滅十九世紀以來民主政治的遺留，態度與手段則殊一致。

自俄意獨裁成功以還，歐陸政制改革風雲，甚為活躍。歐戰時為民主政治而戰之口號，已成「明日黃花」。即在戰後所成立之民主政治國家，亦有些放棄其舊有政治制度，不甘寂寞，而步俄意的後塵，走上獨裁的新道。如何牙利之 Bethlen，土耳其之 Kemal，西班牙之 Rivera，希臘之 Pangalos（今年十一月希臘前皇，已返國復位），里索利里之 Noldemaras 南斯拉夫之 Alexander，（本年六月，在法之馬賽被殺）波蘭之 Pilsudski（今年已逝世）等，相繼執政，與慕沙里尼和史達林，亦步亦趨。而戰後最大國，又可稱之為民主政治國家中新典型之德奧，在 Hitler 與 Dollfus（去年為德希勒克黨人行刺斃命）統治之下，亦於一九三三實行獨裁。其中有幾國曾經一度獨裁，而今又推翻了，如希臘與西班牙等。然獨裁的狂潮，依然還是猛進未已。一九三四年如列維亞伊，索東尼亞（Estonia），亦已成爲獨裁者，其他英國如 Sir Mosley 之流亦從事於法西斯政治組織活動。美國羅斯福秉政以來，

一舉一動，亦與獨裁者無異。至於日本軍部獨裁，亦已成爲世人共知的事。

以上列舉各國，由民主政治或君主專制或君主立憲等而成爲獨裁政治，其過程中所取之方法與應用手腕，而達到他們的最後目的，儘管各有各的不同地方；到了成功以後，獨裁者的權力大小與政府組織，也許個個不盡相似；但勿論其如何，不管他們有些以黨的專政，有些以個人專政，但其中則有一共同之點。這共同之點，爲獨裁者不能缺少的，就是武力。以武力造成他們獨裁的政權，以武力作爲他們施政的推動者，更以武力來屠殺他們的反對者，這又是他們普通的現象。

以武力作爲政治神秘之謎，由是他們崇拜武力，甚至信仰武力，更進而認爲武力爲把持政治權威永久不墮的不二法門。因此歷百餘年來不知經過幾許哲人的心思與萬千志士的頭顱所換來的民主政治信條，如人民權利，自由平等種種，在獨裁者眼中看來，這是不合時宜的東西。雖然無論在俄，在意，或在德，他們在憲法或法律或命令上，仍宣佈自由，平等，正義等等原則；但他們同時則藉口爲了一時權宜之計，不得不暫時否認這種原則在政治激變進行中，有若何重大意義。他們相信，用暴力以鋤誅異己，這是革命自然程序上一種合法手續，也可說，不能避免的一種手段。由是民主政治的形態與精神，在獨裁暴力屠殺下無言斷喪淨盡了！

在目前反民主政治狂潮進展時，獨裁國家中，爲世人所特別注意者，又可說領袖獨裁者，無疑是俄，意兩國。然而兩國在政治組織與理論基礎上，根本就是十分之八九不相同，因此他反民主政治方式也不一樣。我們爲明瞭兩國反民主政治的方式起見，在此可費一些時光，把牠來略爲討論。先說蘇聯：

蘇俄的反民主政治的方法與論理，建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上。共產黨堅持在他們勢力支配之下，祇有無產階級可以自由享受國家政治的權利。其他所有人民，不管他們歸於任何階級，都不容許有參加政治的自由。他們最痛恨，認爲他們的不共戴天之仇的敵人，是中等階級，因此十九世紀以來的中等階級的民主政治，他們看來，當然認爲不合於二十世紀社會組織的需要。假如他們希圖造成真正民主政治的樂園，當前唯一嚴重工作，先把十九世紀殘留的政治組織，根本消滅，而今從新創造適合時代要求的政治形式。可是未達到全民皆是無產階級之前，祇好還用革命的手段，讓現在勞動階級專政，應用可能的暴力，以掃清反動的勢力，免使阻碍今後新社會發展的企圖。

然而理論可如許推陳，話可以那麼樣說，以給那些愛談共產論理的人們聽聽，聊以慰一時苦悶的心靈。他們准可高談闊論，說什麼一個階級專政。假若我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俄國過去十九年中的政治行爲，可以分明在心，俄國政治大權，完全操於一二人的手中。前

有列寧，今有史達林。其他共黨員中之勞動階級，祇有好好自己催眠，服從獨裁者所造之法律與發出之命令，其他無可作為，且在暴力支配下，亦不能有所作為。至於說什麼勞動者參政，可算是痴人夢話罷了。共產黨內的主幹勞動者，處境如此，其他苟全性命於暴力之下的民衆，所能得到政治權利的多少，可以自由想像得知了！

意大利獨裁情況，比之蘇聯，尤為專橫殘暴。對於民主政治所受之打擊，更加重大。我們剛在上面說過，在政治發展的未來長途中，蘇聯共產黨所反對民主政治，是中產階級的。而於民主政治本身，不獨不反對，且認為最後政治的準的。法西斯主義，根本就否認民主政治於今日二十世紀人間有存在的價值與餘地。慕沙里尼公言民主政治是法國人的舊主義，現已走上死亡道上。法西斯是新的主義，意大利人二十世紀的新創作。他絕對不相信民主政治，有可保留的價值。因此對於平民參加政治，實不贊同，而反自信政權的一切，祇有操於他一個人手上，乃是意大利人民的幸福。

慕氏在政治地位上來言，他是意大利的首相。但是他的威權，比古代專制君主還要大。他一身總攬全內閣的大權，他所作所為，不獨不對議會負責，連國王他也置之不問。他自己不受政治的道德上所有制裁，他目光法律亦不是為他而設。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也於他一個人支配之下無所作用地生存着。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的權勢，實超出列寧，史達林和所

有歐洲獨裁者之上。

即以選舉來論，意大利也比蘇聯更不合於政治論理。俄國雖然不許沒有選舉權的人民投票，而有權投票的無產階級雖直接或間接受了在上者的指揮，然人人都有投票選舉之權；意大利則異於是，當下院修改意大利新選舉法時，慕氏曾宣言過：「我們今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將虛偽欺世的民主普選制度永葬地下，從明日（起），我們的下院應由全國的社團組織選舉代表充任」。意大利新選舉法，亦人世所無。候選議員，由全國各社團先行選出，經法西斯評議會自由選擇，而後再交人民投票選舉。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看出有兩件事情應當注意：（一）候選人必為法西斯黨徒，不然，評議會不指定他；（二）選舉權完全屬於社團，個人無直接選舉權。而所有各社團，又非經法西斯許可，不能成立。換言之，社會必由法西斯黨人主持，政府乃准予承認。這樣的選舉權，絕對沒有個人意志存在的餘地的。

關於自由平等問題，慕氏認為有失時代性，不合現世紀人的生活，而且評擊牠的真價。他宣言：「自由的概念，並不是絕對的，因為，在生活上，這裏沒有所謂絕對的東西，自由不是權利而却是義務。牠不是一種禮儀，而是一種征服；牠不是一種平等，而是一種特權。」（The conception of liberty is not absolute, because in life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 Liberty is not a right but a duty. It is not gift; it is a conquest; it is not an equality, it is a Privilege) 這種新的自由解釋，慕氏以爲絕對合於人類所要求。由是他認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不適用。他說：自由主義，乃十九世紀的產物，斷不能適應於我們的今日。而牠的價值如何，先賢已經把牠估定了。現在事實勝過書本，經驗比空論爲高。一九一四的大戰經驗，我們耳聞目見，早已證明自由主義已經失敗了。蘇聯與意大利的統治，顯然在自由主義思想方法以外，另尋新路。而且一切行爲，在在站立反自由主義立場。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沒有一點事情與自由主義發生關係的。

準上以談，俄意兩國在政治實施上與理論上，均表明其對於民主政治絕對不能贊同的態度。且進一步，申明他們所以反對民主政治本身的理由。俄意如是，而後之來者，亦均一致步武俄意，絕沒有新的發明。故此，我們如了解俄意，其他各國獨裁主義者，如何，德，土等，在此可略而不論的了。

民主政治，陷入這一個非常時代。愛好民主政治的人，自然有了無窮盡的感慨。有些發出一些悲觀言論，深嘆民主政治前途，或在我們的今日，從斯斬斷。可是我們祇以客觀的態度，去把現存凋殘的局面，細看一回，樂觀自然說不上，悲觀亦不必。我們試把政治歷史全程仔細檢察，自然發見民主政治所遭逢艱危命運，不知有多少次。而民主政治踏上艱難之

路，從遙遠之一方，慢步前進，或明或暗以栽植牠的種子，時機到了，在某一個人類領域，滋長繁榮。這是歷史上的事實，不是從理論上作若干的假定，聊以作民主政治本身窮通的解辯。自然我們不敢學步民主政治的篤信定命論學者，以為民主政治，是政治長路中自然最後的階段。在某種情形之下，也許不為時勢所相容，然經過某一個時期，民主政治依然是不能避免一種政治方式。可是民主政治，是否在經途中，一遇着獨裁的狂風暴雨，乃從斯永久消沉，或者在我們生存的今日，已絕無寄生與發展的機會與可能性？對這個問題，我們可給以肯定回答的。民主政治斷不致即因此刻一時之失勢，而立與現今世界長辭。我們更可作一個進一步的回答，如果現存事實，不盡是幻像，民主政治在今日還是踏着長流前進着。

再從另一方面看去。現在獨裁的國家營陣中，實在有幾個從前是民主國家？如果我們嚴格地說來，他們原來均不是真正民主國家。南斯拉夫，希臘，土耳其，蘇俄，和東歐各小國等，均由君主專制轉變而來。即就中歐之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與奧大利等，戰前在政制上說來，他們雖具有立憲政體的外表，然而那一個够得上是真民主政治國家？他們的國民意識，習尚，政治思想等，都很少有民主政治的像影，換言之，他們對於民主政治的運用與論理，認識非常之淺薄。故此，一到了社會上經濟上和政治上忽爾發生非常事變時，在他們心目中所見的所謂新的民主政治本身不幸偶然失了調整，以應付特殊襲擊時，他們油

然而起思舊的心情，同時懣悶民主政治。由是一經政治野心家宣傳，雖極度專制之來臨，亦均怡然受之，不予反抗。

反過來看，從十九世紀以來已經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又如何？雖在政變日亟的洪流中，他們依然孤高自賞，不願與獨裁者爲伍，至少在最近之將來，不欲放棄他們舊有政治制度。英，美，法，比，瑞及北歐諸國，可爲例證。他們國民受民主政治的訓育，已歷長年，對於他們舊有政制，還具有深長的信仰。（至少大部人民如此）雖然有時忽爾遇着大難來襲，政府應付維難；可是他們求其所以解決之方，基於民主政治原則之內，而不願混進獨裁的隊伍，另尋應變良方。英國之組織國民政府，法國之修憲運動，與美國總統羅斯福之事事經過國會同意通過而後行，於此數事，可以證明他們不欲步隨獨裁者之後，事例俱在，不用長陳。我們在此可以作一個假定，所有現存民主國家，對於最近之將來，或不致推翻其現有制度，而斬絕民主政治的生機。

我們可作再進一步觀察，看看獨裁國家，是否根本擯棄民主政治的原則與精神，我們才可以斷定民主政治是否因獨裁之興起，而從此一蹶不振。眼前事實的開展，似乎和我們偶然所得的想像不一致。即在獨裁國家當中，無論直接間接上，民主政治還有若干影響。俄國認一黨獨裁是革命過程中必然的手段，而民主政治乃他們政治最終的鵠的。故此俄國對於民

主政治本身，實沒有摧殘牠的存心，而是企圖把牠的生命底範圍拓大與伸長。我們在此不必再加以深長的討論。民主政治最大的敵人是意大利，在目前暴力專制之下，人民已失去他們真正的自由權利。然因當其暴力達到高潮之際，亦是其宣傳民主政治最有力之時。斐勒洛等自由思想者之被逐出亡時，對於獨裁制度盡情攻擊，對於民主政治作有力的頌揚，轉而醒覺了意大利大多數民衆，對於民主政治得到更深長的認識。德國之驅逐猶太人與牠的思想自由學者，這種行爲，不獨不能使世人對於獨裁暴力，給以若干敬禮，反而給德國內外國民，覺得民主政治之可愛和有永久長存的價值。意德這種強暴舉動，間接給民主政治在進程中，得到意外的收穫。至於日本政治形態，已中於獨裁化，而牠的選舉權漸補充，現在已將普及。我們已深覺得民主政治已到處受到壓迫，這是外形的事。而內在的情形，于今還是進步着。

六

平民政治，除了獨裁政治，從正面實際行動以襲擊外，而對於牠的認識，作爲有系統抨擊，亦日見其多。然自希臘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已對之常表示不滿，即在十九世紀，民主政治或爲思想主潮之日，亦時來評議之聲，自由思想家如斯賓塞，對於民主代議政治，不表若干同情。至如史梯芬，梅因，勅岐等，對之亦表示輕蔑態度。時至今日，多元論學派

，對於現存民主政治制度，認為已失時代價值，而希圖從新改造新的民主政治形式，以適應今後的世界需求。總之，勿論他們從消極上，作苦悶的批評；或從積極上的攻擊，而欲使民主政治新生。於未來時代，均沒有多大嚴重影響。民主政治本身，斷不致失了他的生存立場。祇有借鑒已往，在時代流轉中，補短正誤。不斷在鬥爭長程，向前進展。因為時論越多批評，民主政治本身，實有補而無碍。

民主政治本身，無論在機構上或運用上，有了許多缺憾，這是無可諱言的事。但我們要問，在政治的遙遠過程，那一種政制，可說是完全而無缺？又那一種政制，行之千年而無弊？時間空間，可以左右某一種政制，而使其內容與外表，發生變化，此乃平易近情之事，無所驚奇，更無用其咒咀。民主政治乃是許多政制中之一種，我們不敢決定牠於遠遙的未來，行之而不敗。我們在可能範圍以內根據事實的估量。民主政治，在最近之將來，可決其斷不致因獨裁之勃興，從斯隨時代而長眠；亦不因學者之非議，遂乃與世告絕。民主政治，或因他們之左右攻擊，在此多難之秋，重造其新生之基，誰說是不可能的事？

蘇聯紅軍之現狀

信義譯

Walter Duranty 著

蘇聯紅軍之現狀若何，近復大爲世人所注目；推原其故，不外二端。第一，俄軍委副長杜加柴夫斯基日前宣稱，紅軍兵力於去歲增強百分之五十六；第二，德國藉口紅軍兵力增強，而施行強迫兵役制。

紅軍有其優點亦有其弱點，下列四者尤堪注意：

第一 紅軍爲舉世最大之常備軍，平時數達九十四萬人，而秘密警探隊或尙未計入。所謂秘密警探隊者，乃護路隊，邊防軍，及都市特別警備隊之統稱；後者爲數約自十五萬至二十萬，性質相當於德國之「綠警」與「藍警」。

第二 紅軍武器精良，機械化程度甚高，效率紀律似均不惡。但有一弱點——

第三 蘇聯境內之運輸情形不佳。

第四 紅軍極得民衆歡心，且有若干特權。士兵入伍之後，等於入一終身學校。

一 紅軍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紅軍奉令成立，當時係志願兵制。同年六月十七日，因捷克斯拉夫叛變，及日軍在海參崴登陸結果，施行徵兵制度，迄今未變。是歲八月八日，政府復下命令，規定除被剝奪公權者，罪犯，教士，地主，憲兵，及帝俄貴族之子孫外，凡年在十九歲至四十歲之公民，身體強壯，無殘廢疾病者，皆有當兵之義務。

兵役分爲三種：一曰預備兵，一曰現役兵，一曰後備兵。未滿廿一歲者勿須入伍，而服役期間亦不一致，視其加入之隊伍，自二年至四年不等。

後備兵分爲兩部：一部爲二十三至三十四歲者，一部爲三十五至四十歲者；前者每年服役一個月至三個月，後者每年服役自兩禮拜至六禮拜。然紅軍之組織，係以一定區域爲基礎，故除某種例外外，後備兵每年入伍服役，多就其居處之附近爲之。

軍官幾全爲終身職，一如歐陸各國然。若輩原係出身西式之軍事學校，但俄政府極力獎勵士兵入校，或加入校外之特別班受訓，以便擢升爲軍官。俄軍之司令部與陸軍大學等，大致與他國無異，唯有一要點最不相同，是爲紅軍之政治部。

政治部之重要，可自其主任之人選見之。該部現任主任爲葛馬尼克。葛氏乃軍委副長之一，地位與杜加柴夫斯基等，換詞言之，僅次於軍委長伏洛希洛夫而已。政治部除司軍事情報外，一應官兵之政治的，智力的，道德的，及體力的訓練，亦歸該部組織監督，其重要可

見一斑。

俄軍之重視政治訓練，蓋有兩大原因，一爲現在的，一爲過去的，戰雲瀾漫之際，健兒相繼入伍，而此輩國家之精英，必須信仰共產主義，必須了解馬克思列甯之目的與理想（即斯達林現正實行之主義），因之非與以政治訓練不可。

在昔內亂時期及各國出兵干涉之際，紅軍以缺乏自行訓練之領袖，不得不儘量起用帝俄時代之軍官，但若輩是否忠於共黨，殊屬可疑。此種困難情形，正與法國大革命初期相同，故共產黨所取之手段，亦與法國革命黨相同。俄人爲防範舊軍官計，因有政治委員之設置；若輩權力至大，得生殺白色軍官。此種分權制度之不良，自在意料之中，故旋即有共黨軍官團之組織。

政治部之監視白色軍官，猶爲其次要任務；其主要任務在發展並調和紅軍中之部黨。自黨的觀點言之，紅軍具有治外法權之意（共黨法規中確嘗用此名詞）；換詞言之，紅軍脫離一般黨部，自有其細胞組織，自有其黨的組織。是故工廠分部之黨員，一旦加入紅軍，即屬於該軍之黨部，而與原來之組織脫離關係。

今日紅軍之共產黨員，約佔全數之半。新兵初入伍時，有黨籍者約佔百分之二十五至三

十五；退伍時每增至百分之六十以上。中下級軍官有黨籍者約當七成，高級軍官則約有非爲共產黨員者。

紅軍之全稱爲工農紅軍，通常以俄文之第一字母 К К Р 代之。就其現有之成份言，工人約當百分之四十，農人約當百分之六十，而農人中什九皆係來自集體農田。紅軍成立之始，列寧述其目的如下：「學習無產階級必不可少之戰術，初非爲殺他國之勞動同胞，而在消滅剝削、貧困、與戰爭。」其後十年，斯達林列舉紅軍之三「特質」曰：

一、紅軍乃無產階級專政下自由工農之武力，目的在防制地主與資本案，擁護無產階級；而他國之軍隊，悉爲資本剝削者之武器。

二、紅軍乃防制資本主義侵略之武力，而外國軍隊則爲資本主義者侵略弱小國家與殖民之工具。

三、紅軍乃以世界大同之精神訓練而成，而外國軍隊則富於國家主義，痛惡他民族之政府，馴至痛惡其工人。

每年五一勞動節，俄京紅軍集合紅色廣場，一致歡呼其誓詞曰（按紅軍入伍時即須宣

誓)：

「余乃工人之子孫，蘇聯之公民，自願加入工農紅軍當兵。余茲宣誓，一經接奉工農政府命令，立即出而護衛蘇聯。」

x x x x x x

紅軍之統率機關曰「革命軍事委員會」(Revoyen Soviet)，其委員長即陸軍部長伏洛希洛夫。副委員長三人，(I.S.S. Kameneff，非托拉斯基之同黨)，皆為陸軍次長。重要之委員為：參謀總長葉谷洛夫，空軍部長阿克西斯。蘇維埃航空同盟會長艾德曼(航空同盟現有會員一千五百萬人)騎兵領袖巴德約尼，及重工業部長歐朱尼持子等。

該會委員原為十四人，昨年十二月增至八十人(高級參謀及各區司令儘為委員)同時改名為「國防委員會」(Soviet Oborong)而將「革命」字樣廢去。委員名額擴大，運用自不靈便，於是陸軍部長次長與參謀總長之權力大增。

紅軍一旦對外開戰，其最高統率權當屬於伏洛希洛夫，但彼似不至自任總指揮。歐洲各國每遇戰事，輒以其參謀總長任總指揮，蘇聯或將以杜加柴夫斯基充任此職。

杜氏廿六歲時，即已統率紅軍，參與波蘭戰役，今日無論俄人外人，無不目為紅軍領袖中之翹楚。

紅軍之參謀工作是否得力，外人頗爲懷疑。其意若曰，「新軍」尙可於比較短時期內練成，然陸軍大學之創辦，軍事教官之培植，以及高深專門教育等，決非一舉所可藏成。此種疑問非空言所可解答，惟賴實際戰爭之證明。

然紅軍將領多爲少壯將校，則爲不容否認之事實。若輩求知之心極切，亦較他國將士努力。且杜加柴夫斯基著作等身，其印行之戰術戰略等書，無不博得外國軍事家之好評。

就因東鐵事件引起之中蘇戰事所表演者觀之，足徵其參謀工作之優異。當時紅軍僅遇些微之抵抗，或竟全未遭逢抵抗，固屬事實，然其步，馬，砲兵，與坦克隊航空隊等，在數百方哩之困難地帶，而能進退如意，一氣呵成，外國軍事專家，無不承認其參謀工作之得力也。

紅軍中有無外國軍事教授，乃另一有趣之問題。在昔俄德友好期間，紅軍中確有若干德籍教練，教授砲術，空中戰術，及化學戰術；其陸軍大學中或亦有若干德籍高級教官，亦未可知。但今日諒無重要之客籍軍官矣。

x

x

x

x

x

二 兵器

杜加柴夫斯基出席全俄會議報告，謂軍紅之機械化，在最近四年中增加四倍。又俄人先即宣稱，紅軍機械化之程度，兩倍於世界任何國家之軍隊。二說是否可信，殊難揣測，以杜加柴夫斯基所舉之數字，全係百分比也。依杜氏報告，過去四年間紅軍機械化之情形如下：

(一) 空軍增加百分之三百三十，(二) 小型坦克車增加百分之二千四百七十五，(三) 輕型坦克車增加百分之七百六十，(四) 中型及重型坦克車增加百分之七百九十二，(五) 步兵機關槍增加百分之二百，(六) 飛機與坦克車機關槍增加百分之四百五十，(七) 重砲增加百分之二百。

此等數字可信與否雖未可必，但有一事則甚明顯。某外國軍事權威語著者曰：杜氏所舉之數字，至少可示紅軍配備之得宜，最佳之戰術亦不過如此。數月以前，俄人刊行一精良之圖片冊，紀念紅軍成立十五週年。舉凡外國軍隊所用之兵器，莫不包羅在內，並有水陸兩用之坦克車「艦軍」，正作橫渡一湖之狀。

已往四年之中，蘇聯鋼鐵產量增加三倍。四年前行將完成之各大工廠，今日出產已達登峯造極之境（其鋼鐵之每日出產數目，有一月或一月以上，皆超過原定之程序）。且近正趕

築若干大規模之化學工廠，以便製造瓦斯及炸藥。此等異常明顯之事實，對於紅軍機械化之宣傳最爲有利。

上述之新工廠，多建於蘇聯中部——即在烏拉爾山迤西二百哩，迄東八百哩之處，因此完全不受空軍之襲擊。此節最堪注意。俄人鑒於戰禍日益迫近，不能不將各廠建於上述地點，第一五年計劃因有若干變動，某種要點未克依照原定程序完成，但今已如願以償。

關於蘇聯製造飛機之情形，可於美國克蒂斯雷脫飛機公司董事長毛根氏之言中見其一斑。毛氏所見俄機之多，爲任何外人所不及，客夏語著者稱，蘇聯確可「大量」製造飛機——出產量較世界任何國爲大。毛氏又稱，美國暨歐洲數國，當然可於最短期間內，使其工廠總動員，製造更多之飛機，但就現在（去夏）之情況論，蘇聯實居第一位。尤堪注意者，俄人出產之飛機，係以其本國之材料製成。

莫斯科之外國軍事專家，頗多參觀紅軍之大操者，僉謂其軍紀與風紀，其指揮與調動，可謂俱臻上乘。一言以蔽之，紅軍實爲戰鬥力極強之組織。至於運輸方面，彼輩則持保留態度，不願作何評判。

x
x
x
x
x

蘇聯之運輸制度，缺陷甚多，勿庸多言。鐵道部長葛加納維持，最近報告路軌、機車、卡車之損毀情形，至爲淒慘，一九三二年十月應已實行之儲貨程序，至今猶未見諸實行，他更無論矣。蘇聯新築之鐵路雖多，然過去五年間工業生產增加三四倍，鐵路不過增加百分之十至十五而已。

紅軍深知此種弱點。杜加柴夫斯基謂常備軍之由六十萬增至九十四萬人，其理由之一，卽由於運輸之缺陷。杜氏之言曰：我軍不克迅速由西方調至東方，或急由東方調至西方，如上次大戰時之德軍然；故須建築永久之堡壘，或築成西線與東線之陣地，而以重兵守之。

至於遠東之紅軍，擬使其獨立，藉以免除運輸之困難。所謂獨立，即事先儲集充分之軍需品，使其能持久應戰，俾免重累不良之運輸制度，與易爲敵人切斷之交通線。

西線戰事現似益難避免，俄軍或正採取同一步驟，於距離將來戰場之適當地點，儲存充分之各種軍需品。杜加柴夫斯基直言不諱，謂西線亦已築成強固之工事，且據著者所知，今日西線之永備防軍，實較遠東方面駐軍爲夥然外國軍事專家咸論，此舉猶未解決運輸問題。紅軍——農業亦然——機械化之提高，益使交通增加困難，以須運輸汽油及其他材料，至爲危險也。在昔每農夫二人即有一車一馬，問題尙非十分困難，今日運貨卡車盛行，缺乏汽油即不克轉動。此輩外國軍事專家又謂，德國公路已大有進展，蘇聯尙未可以語此；且俄國草原至

爲遼闊，而幾無公路之可言，一旦對德有事，恐於蘇聯不利。

四 士氣

俄人謂紅軍以入伍爲榮，以執戈捍衛其國家爲特殊之權利，余意此言頗是。不第十兵以入伍爲榮，一般民衆亦以當兵爲榮。

此非共產黨之誇張，實爲不容懷疑之事實。其故有四：（一）物質的條件——衣、食、住；（二）道德的見解——訓練，紀律，微妙與不斷的宣傳之影響；（三）直接的利益——實際的與理論的教育，俱樂部，運動場，夏令營，休憩所；（四）來日的利益——退伍軍人加入集體農場與工廠之便利，軍事當局對於退伍軍人之優遇。

此外尚有一原因，即過去二三年間，紅軍之尊嚴大爲增加。此可于下舉兩事見之：第一，最近全俄蘇維埃會議時，主席團中之高級軍官大受歡迎；第二，一九三四年之軍事預算，較一九三三年增加三倍，今年仍須再增百分之二十，當此案宣佈時，全場歡聲雷動。

紅軍尊嚴之增加，第一由於戰爭之難免。第二，紅軍爲理想的共產主義之例證——拋棄個人利益，樹立集團生活，清潔與守時刻，忠貞與服從，尤要者爲俄人急需之自覺的紀律與自尊。

共產黨力稱紅軍非侵略之工具，而爲防守國家之武力。斯達林「勿思攻擊他人，守衛蘇維埃至最後之寸土」一語，業經成爲紅軍之口號。蘇聯今日訓練其公民，無論在智力或體力方面，確係如此。政府訓練民衆，皆以保衛「社會主義之祖國」爲言。

俄人對此口號亦深信不疑。在昔帝政時代，皆以當兵爲苦，今則興高彩烈，執旗歡呼入伍，全國無論考幼，莫不踴躍參加騎射會航空同盟等組織。

關於婦女加入紅軍一節，外國傳說頗盛，實則并不多見。類似美國之通信兵（電報，電話，無線電），俄國婦女組成者約有二三隊，另有婦女飛行家十餘人，婦女軍官三四人，祇此而已。外國盛傳之「婦女營」等，全屬義勇軍性質，不在正規軍之內也。

巴黎新聞界之黑幕

齊君

歐戰平息後五年，巴黎新聞界發生大戰，即五大名報——「小巴黎人報」Petit Parisien「日報」Journal「晨報」Matin「小日報」Petit Journal「巴黎週聲報」Echo de Paris——鑒於「每日報」Quotidien之異軍突起，恐其成爲危險之敵人，因而聯合一致，對之施行總攻是已。「每日報」發刊於一九二三年，創辦者名亨利杜美，其人原供職於「小巴黎人報」，新聞界之長才也。杜氏最初之目的，原擬給與法報以新生命，同時糾正各報之受賄行爲，並反對哈瓦斯通訊社之操縱新聞。故嘗宣言曰：「吾人鄭重宣言，『每日報』對於各機關，各黨派，經濟與財政勢力，全無關係，永久獨立」。又曰：「每日報不第求其自身之自由與清白而已，且擬進而使他報悉能廉潔自持。「每日報」主張公衆以合法之手段，管理各報之財政。須知澄清報界卽所以澄清國家也。」

「每日報」既擬成爲一獨立，自由，清白之報紙，因其股票售諸公衆，此與其他依鉅額津貼與秘密財源爲生之大小報紙不同。杜氏登高一呼，集得資金二千二百萬佛郎，投資者達六萬餘人，其中以官吏，教授，教習，醫生，工程師，郵電員司等爲最夥，蓋皆熱心於新

聞界之復生者也。

「每日報」之發起宣言，措詞既若是動聽，宜乎其號召之衆；然承印該報之「小日報」，因此大爲嫉視，臨時拒絕代印，出版遂致衍期。迨後出世之日，上述五大報及哈瓦斯社，立即開始抵制。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每日報」發表宣言，訴諸國人曰：「巴黎五大報沆瀣一氣，從事抵制吾人，吾人自當訴諸法律，甚或請願國會制止；然此種杯葛運動，業已發生效果，應請國人深切注意。五大報威嚇報販，不准批售本報，否則禁售各該報。此種不公平之競爭，此種不道德之抵制，此等不法行爲，應受法律之制裁，吾人有權訴諸法庭，令其賠償損害。」

「每日報」股東逾六萬人，似足對抗其敵人。且左派之好事者，力倡報紙亟應清白之說，同情該報者因之益衆。於是「每日報」銷數激增，而五大報每况愈下，終且進退失據矣。「晨報」首先提出抗議，宣稱該報並不反對「每日報」之自由銷行，但「每日報」既指名攻擊「晨報」，「晨報」自不願與「每日報」並列而待沽。職是之故，報販須自擇其一，售「晨報」即不得售「每日報」，售「每日報」即不得售「晨報」。該報更狡辯曰，今日之爭，初非「出版自由」而爲「銷售自由」。是該報許「每日報」自由編印，而擬阻止其銷售也。結果，「每日報」因五大報之仇視，除開辦費及薪金外，資本幾於完全罄盡。哈瓦斯社

與五大報一致行動，不因「每日報」之鉅額銷數，而刊登少許之廣告。杜美爲維持此報計，不得不乞靈於各大經濟組織；若輩見其物美價廉，自然樂於接受。然正直之政治編輯歐樂德與白禮生兩氏，發覺此項陰謀後，當即絕袂而去，其後相繼引退者尤多。

該報秘書長保立氏，於其辭職書中，謂「每日報」似漸流爲「營利」報紙，杜美不應言行不符。時編輯部每被迫而停止某種運動，或不得不改變其立論方向，保氏對於此等壓力之來源，亦一一舉出無遺。「每日報」原反對法蘭西銀行之貨幣政策，而主張以政府之全部資財維持佛郎之價格，至是突然停止，噤若寒蟬。

先是，煤油組合某要員，誇稱「每日報」已不敢有所論列。下議院討論煤油專賣修正案時，杜美復親將不利於該案之詞句略去。保氏就此兩事比較之後，情節益爲明顯。馴至保險公司中人，亦謂「每日報」不復抨擊其特權，即便有所論列，亦必以極慎重之筆出之。

杜美之忠實同事既相率引去，復激烈抨擊其作僞行爲。杜氏乃刊佈一可驚之小冊，對其股東宣稱，彼接受各大經濟組織之資助，意在保持各股東之投資，設非如此，勢必一敗塗地。若干股東答之曰，甯爲玉碎，勿爲瓦全，甯願犧牲其積蓄，不願與不潔之金錢同流合污。

杜美後以該報之經濟版，讓與「法蘭西報」包辦，月得代價十六萬五千佛郎。「法蘭西報」經理哈諾夫人，旋以各大銀行之告訴被捕，杜美處境乃大不易。於是急以其股份售諸韓

耐西氏，而「不偏私不中立」之「每日報」，乃入於豪富之手，變為私人之工具矣。韓氏利用該報之勢力，實現其從政之好夢，初為閣員，後任大使。

「每日報」既入於此大酒商之手，不能不隨其政治生涯為轉移，故其政治路線益形曲折。該報原即反對普恩賚氏至烈，韓氏復幾與左翼各報皆有關係，因此「普恩賚即戰爭」運動 Poincaré-la-Guerre，疑係韓氏所主使。洎乎一九二八年，普氏任韓氏為農業部長後，該報立即變更其論調。現代新聞界之悲劇，「每日報」實居其一。該報創辦之始，原以獨立自由為號召，募集大眾之血汗代價，復生報界維護民國制度；後乃以其經理之變節，成為一可笑的雛形獨裁者之工具，及一渺乎其小的聯法西斯集團之機關報，白雲蒼狗，幾難令人置信。

二

法京新聞界最近之大戰，厥為巴黎晚報 (Paris-Soir) 之勝利。該報原係慕勒氏所創辦，中間幾經移轉，卒入於紡織業與紙商之手，終且成為普魯佛斯氏之私產。該報採取一新的方式，大略可分下列四端：第一，慎審選印之照片；第二，名作家與名記者之特約通信；第三，適合公眾口味之小說化的傳記；第四，吸引青年讀書之體育新聞。「巴黎晚報」當局，深知公眾之好奇心，已因汽車，電影，無線電等而擴大其範圍。芝加哥匪類活躍，聖勞倫罪

犯無窮，中國內戰不已，印度變亂迭作，人類爲奪黃金，煤油，高根，白奴而自相殘殺，墨索里尼，斯達林，希特勒，羅斯福終日發號施令，當此多事之秋，自多驚人之筆，昔日村姑冒險善惡報應等事，烏足動人聽聞？「巴黎晚報」知之，故不取也。

大記者夾帶中之驚人的照片，業取文人之想像的描寫而代之，恰如今日之電影明星，已使十九世紀之鬥牛者失其新聞價值。「巴黎晚報」遭逢時遇，適值若干事件有賴於照片表白（其中以杜邁總統之遇刺爲尤著），銷數於以激增；迨後斯達維斯幾大騙案事發，該報乃登峯造極矣。法國乃至全球之晚報，銷數達二百萬份，超過最流行之日報者，當以「巴黎晚報」爲嚆矢。

「巴黎晚報」如無有力之經濟的奧援，則成功若是之速，財政必大感困難。就報紙經濟而言，一報之銷數苟驟增兩倍或三倍，不第虧蝕而已，終且不得不停刊——此節以美國報紙爲尤然。報紙之廣告價格，係照原先較小之銷數而定，如今銷數突然激增，廣告定價完全推翻。廣告合同多係預定一年，報紙銷數激增之後，收入非但不能增加，反而逐日賠累。且簽訂新合同時，尤難比照真正之銷數，提高廣告之定價。例如登廣告者，日出一萬佛郎，登一日銷五萬之報紙，設此報銷數增至五十萬份，登廣告者絕不肯出十倍乃至五倍之代價也。

「巴黎晚報」之成功，可視為特別際遇，考其原因頗多。第一為其主要敵手「急進晚報」(Intransigent)之措置失當。該報經理部深信其讀者之熱誠，決定增加其已甚可觀之盈利，拒絕收回未售出之報紙，並向報販討索其全部代價。晚報多係由報販叫賣(若輩大都為失業之人)，每百份報館批售十四佛郎，大報販轉批小報販則為十五佛郎。大報販分在各區批售，如其所轄區域不惡，每晚可獲二百至四百佛郎。小報販每售報百份，可得十或十一佛郎。

「急進晚報」拒絕收回未售出之報紙後，小報販因須担負此項損失，每晚祇獲六七或八個佛郎。反之，「巴黎晚報」仍收回其未售出之報紙，故報販多願為銷售，報攤亦復如是。公眾既不易購得「急進晚報」，因以「巴黎晚報」代之，旋即慣於其新的方式。「急進晚報」經理部發覺其錯誤後，已後悔無及矣。一報銷數增加後，難即提高其廣告定價，但銷數減少時，並不降低其廣告定價。且銷數突爾減跌，廣告所需紙張必少，此等開支既輕，獲利自然增加；故「急進晚報」失之東隅，猶可收之桑榆，其經理部度必以此自慰也。

若謂「巴黎晚報」盡得其他晚報之讀者，實係一大錯誤。試一比較各報之銷數，即可證明此言之不誤。「時報」(Temps)「辯論報」(Debats)「自由報」(Liberte)各有其特別之讀者，非他報所能吸引。「巴黎晚報」得勢之前，「急進晚報」日銷四十萬份，「巴

「巴黎晚報」得勢之後，度當失却若干讀者。「巴黎晚報」之可怕的激增（該報現在每日約銷一百二十萬份，此數業已穩定），初非全由於「急進晚報」之跌減也。

「巴黎晚報」銷路之廣，由於吸收不少之早報讀者。是蓋一意外之社會現象。祇購一種報紙之讀者，今多喜閱晚報。此種習慣之不變，不外下列二因：第一，因無線電收音機之流行，法人晨興即可聽取世界各地之新聞；第二，因一般工作時間之減少，職員工人退離事務所工廠較前為早，若輩昔於上工途中，倉卒閱讀早報，今則喜於歸家後或在咖啡館內，詳細閱讀當日之晚報矣。

四

英國報每份售價自三十五至七十生丁，瑞士報每份售價五十生丁，美國報每份售價五十至七十五生丁，荷蘭報每份售價一佛郎，德國報每份售價自六十至九十生丁不等。法國報每份祇售二十五生丁，實為世上最廉之報紙。報價愈低，則紙張印刷等費賠累愈重，發行以外之其他收入亦愈重要。日報之開支若是其大，純持商業廣告收入，實不足以平衡其豫算，因此須得他種資助。獨資經營之報紙，其人如欲作政治活動，自可聞名於世——如韓耐西氏之於「每日報」，香水大王柯蒂氏之於「菲葉露報」（Figaro）是。但亦有甘願退處幕後者，

如「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ebats)之大股東文德爾氏是。

現今之巴黎日報，大多數非復代表一種政見，而係維護各大經濟之利益。例如「時報」代表各大煤礦託辣斯，五金託辣斯，及保險公司；「急進晚報」係由小麥大王杜雷法氏指揮；「巴黎晚報」代表紡織業之利益。出資辦報者，每為冒險家。期達維斯基即後更名亞力山大者，為數大財政組織之發起人，其延攬之董事頗多朝野名流，如前駐教廷大使方德諾氏，前警察總監胡德路氏，及樊爾道將軍等皆在其列；斯氏深恐某某數報洩露其秘密，故須求助於各該報之經理。

斯氏先設一廣告社，凡可對伊攻擊之週刊，皆與訂立合同，藉登廣告以杜其口。嗣復投資於兩日報，一為代表左翼之「意志報」，一為代表極右翼之「昂伯報」。兩報之政治色彩如何，初與斯氏無干，其對內對外之編輯方針，斯氏蓋亦從未過問。「意志報」主張法德調協，另一報主張擴充軍備，斯氏皆聽其自便。彼所注意者惟有一事，即此兩報具有莫大政治關係之主筆，介其結識若干重要人物而已。

五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斯達維斯幾騙案調查委員會，傳訊前「自由報」經理艾慕德，

世人由其供詞中，乃知各大報之秘密收入。茲錄其問答如下：

主席問：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間，斯達維斯基贈爾五萬佛郎。據稱爾當時謂「予嘗收受津

貼，一如所有各報之主筆，且其數目更大」。據稱爾且舉出各該報之主筆之姓名。

艾慕德供：此事不確。

主席問：爾確曾謂法蘭西銀行，巴黎銀行，克魯格，鋼鐵委員會，煤礦委員會等等，皆

為常送津貼者。

艾慕德供：是。

主席問：然則報紙非恃其發行與廣告收入生存矣，是誠可驚也。

艾慕德供：或亦有恃其商業收入為生者，但大多數報紙，設非得其利害相同之政友與各大企業之資助，即不能生存。

有所謂秘密代理人者，專為維繫各大經濟組織與各報間之關係。李諾爾，鮑嘉禮，米格農——此等名字與一般人無關，而實為第三共和國最有力之人物。若輩皆為著名之代理人，專代各組織賄買報紙，至少抽取什一之佣金現皆擁有百萬家私矣。其代理之各組織可別為下列七類：

(第一) 各大經濟組織，煤油公司，軍火公司。

(第二) 各大鐵道公司。此等公司集有公共基金，專備行賄之用，以便維護其利益。

(第三) 各大銀行。自法蘭西銀行以下，皆有特別豫算，專備某種「資助」之用，以便維護其發行鈔票募集債款。

前法蘭西銀行總裁慕勒歐氏宣稱：「報館皆向各銀行請求津貼。各報如專恃發行收入，而無津貼與廣告，即無法維持；因此時求助於吾人。」

(第四) 各大公司。凡有特權承辦公事業之公司，當其特權延續之時，皆有賴於報章之贊助。

(第五) 娛樂場所。因獲利極大，故須維護其利益；且有時力爭或反對新設場所與俱樂部，皆有賴於報章之贊助。

軍火商，股票經紀，大賭商，娼業鉅頭等，皆津貼各報，以便促進某種運動。但最費之宣傳厥為無形之宣傳；最大之豫算厥為沉默之豫算。今日之問題，不在推行一種新出品，新商票，新牌號，而為對一公司，一法案，一慘劇，一罪惡沉默無言。在某種場合之下，沉默之代價至鉅，馴至宵小異想天開，以空白篇幅詐取金錢。其辦法如下：彼未受某公司委託，即為刊登鉅幅廣告，一再繼續不已，久必引起注意。公衆以為該公司必有不可告人之隱，欲藉廣告之力消彌於無形，否則必不在此無銷路之報紙，大登其廣告不已。最後，該公司以此

等免費報告，影響於其信譽至大，卒必願付鉅款，使其勿再刊登。

(第六) 法政府及各殖民地政府之津貼。前內閣總理達拉第氏，出席斯達維斯基調查委員會作証時，宣稱各報之受法政府及各屬地政府津貼者，達全數之五分之四。達氏之言曰：「就法國新聞界之現狀觀之，各報恃其發行，廣告，及純粹之商業收入維持者，佔極端之小數」。法國報章與政府之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第七) 外國政府之津貼。報紙受外國使節之指使，并收受金錢製造輿論，殆為舉世皆知之事。自一九一三年之外交團報告（按係關於土耳其財政部發行公債事，土國以此款向克魯梭公司購得若干大砲，一九一四年歐戰時，即以之擊法人），至俄政府之黑皮書（法總理普恩賽謂其紀載可靠），收買報紙之名單至堪注意，且並無一人出而否認。

六

哈瓦斯社通信網佈滿各地，實為法國通訊社中之巨擘。該社以各省新聞供給巴黎各報，以巴黎新聞供給各省人士。各級政府及各大公司之新聞，皆經該社傳至各報。各黨領袖及政客等，亦皆經該社發表其宣言，主張，與其否認之事項。

哈瓦斯社採訪海外新聞，不但自有特約記者，并與世界各大通訊社訂有合約。例如英國

新聞由路透社供給，德國新聞由德意志通訊社供給，意國新聞由斯蒂芬通訊社供給，比國新聞由比利時電訊社供給，西班牙新聞由法白拉通訊社供給，波蘭新聞由 P. A. T. 供給，羅馬尼亞新聞由路特通訊社供給，蘇聯新聞由塔斯社供給，美國新聞由合衆社供給，日本新聞由聯合社供給。上述各社大都爲官方或半官式之通訊社，各受其政府之節制，此節頗堪注意。各國報紙爲經濟計，除遇特殊情形，由其特約記者直接供給新聞外，關於外國之一般新聞，完全由各該國之機關通訊社供給。例如關於英國屬地，埃及，印度等地之新聞，法國或哈瓦斯社，係由英之路透社供給；關於遠東尤其是中國之新聞，係由日聯社供給。

是故法人所得之世界各地新聞，先由外國通訊社供給哈瓦斯社，經該社剔除之後，依法政府或津貼該社者之意旨，方可製成最後之文稿——一九三一年，法政府補助哈瓦斯社三千六百萬佛郎。法國新聞傳至外國，其法頗爲奇特。哈瓦斯社一方須滿足其股東（尤其是津貼該社最鉅之巴黎銀行），一方須滿足法國政府及其關係機關，更須滿足各國之大通訊社。該社八面玲瓏，不開罪任何方面，因取一種複雜之方式。例如該社報告某種新聞，附一啓事曰：「啓者：本社下列報告，係屬「特別」新聞」。此種新聞不附「哈瓦斯社」數字，而綴以「秘密」新聞字樣。「社會新聞報」評論此事曰：「該社以此法報告新聞，結果，外人所知者反較法人詳盡。例如航空郵政舞弊案發後，該部通知哈瓦斯社，請其祇照公報發表新聞，但

該社以「秘密」新聞方式，盡將該案詳情告諸瑞士，意大利，及其他各國，而對國內則秘而不宣」。

社會主義派之平民電 (Populaire) 載莫洛哥發生血戰新聞後，哈瓦斯社秘不報告法國各地報紙，而以「特別新聞」方式供給外國報章，甚且附一短句曰：「意大利何等喜聞此種新聞」。

七

一八七九年德蘭吉男爵組合哈瓦斯社時，其資本為八百五十萬佛郎，一九二〇年增為一千八百五十萬佛郎，一九二一年增為二千七百七十五萬佛郎，一九二二年增為三千七百萬佛郎，一九二四年增為五千萬佛郎，一九二七年增為八千七百萬佛郎，一九三〇年已達一萬萬零五百萬佛郎矣。英德意等國之通訊社，不營廣告業務，哈瓦斯社則兼理此事，歐戰之後，并合併一大廣告社。烏爾滿氏為「精神雜誌」撰一文，旁証博引，將哈瓦斯社之業務分為三類：

(第一) 政府發佈之新聞，意在準備或維護其決議者，隱匿某種舞弊案者，隱秘某種外國事件之重要性，不使公眾得知，俾免輿論反對現行之內政方針者。

(第二) 商業廣告。哈瓦斯社經驗豐富，復具專門學識，足使各大公司相信以廣告委託該社代登，可以最低之代價獲得最高之效果。

(第三) 財政新聞。此種新聞之作用，在為某種債券或借款，範鑄公共輿論，製造優良空氣。

哈瓦斯社因此收受法國政府，外國政府，及國內或殖民地廠商之補助，與國內外多數大公司之商業報酬。該社復利用其優越之地位，企圖完全消滅其競爭者，并已收買敵對之廣告社兩家；於是法之大廣告社，甚至紙招社與無線電台，大多數受該社之節制。哈瓦斯社如拒登某項廣告，其他廣告社亦必不為代登，以此等廣告實即附麗於哈瓦斯社也。世界不景氣降臨後，哈瓦斯社氣餒愈甚。小規模之廣告社，免費服務之廣告社，及外人經營之廣告社等，雖亦有所活動，但法國之廣告市場，實全在哈瓦斯社控制之下。

自一九一八年以來，哈瓦斯社連戰皆捷。「法國日報」嘗擬為某某數報經理廣告，然消息甫經傳出，「日報」第一版即發現一匿名論文，引起軒然大波，「法國日報」經理因之被捕。一九二一年，「小巴黎人報」計劃發刊地方版，亦因哈瓦斯社之反對作罷。該社又嘗戰勝「事業報」(Oeuvre)，「每日報」，及「民友報」(Ami du Peuple) 馴至富豪巴德諾特氏經營「小日報」之企圖，亦因哈瓦斯社作梗，迭經奮鬥之後，終於犧牲數百萬佛郎而止。

哈瓦斯社不但經理二百家地方報與巴黎四大報之廣告而已，并切實控制「日報」與「小日報」。終且公然獎勵左派之「事業報」，兼投資於極右之「民友報」。

意德兩國之報章，雖在獨裁政治之下，猶不致被迫而刊載千篇一律之新聞，而出版自由之法國，反有一私人經營之大通訊社，操縱世界新聞與商業財政宣傳。法國報章幾於全仰該社之鼻息，并因該社而受工商界之指揮。該社又統轄若干旨趣不同之機關報，所幸猶許其保存各有之政治色彩也。

該社年受國家津貼數千萬佛郎，但亦可因其顧客之要求，而公然反對政府之措施。哈瓦斯社原受政府委託，爲法國之宣傳機關，然竟統轄某種法西斯組織，宣傳推翻共和政體。該社以其政治色彩不同之各報，時作各色各樣之運動，歷屆內閣莫不對之低心下首，戰戰兢兢，宛如美國總統之屈伏於託辣斯然。內閣深知哈瓦斯社如發出一電話，足使各報羣起爲右派或左派宣傳，致使公債市場混亂，致使民衆一致奮起，致使發生暴動，致使外交棘手，致使政府顛覆，故其佻佻倪倪良有以也。（轉譯巴黎Crapouillot月刊）

瑞士公民軍論

南公譯

Julian Grande 著

第六章 徵兵制與工業進步

「本章係英商某所著，其生於德國，久居其境，故深悉其地之情形。歐戰爆發時，其人適居於德；但因其兵役年齡已過，故得往瑞士。其人在倫敦商界頗著聲譽，於英倫工業諸中心，亦有聲焉。其於德英兩國情形，知之甚詳，故其言論之價值，遠非只知一國情形者，所能及也。」

「試問世人千辛萬苦，以競爭於血戰中，何哉？若得正當科學以圖排難解紛，其事較易，今必出於戰，驅人於死，何哉？嘗考其故，蓋有數因：英之內閣大臣皆急於加入戰爭漩渦，惟戰爭當時需要否，完全忽視，一也；英之人民皆好戰，惟不表示軍國主義性，二也；英人素以擁護自由名於世，然彼國中未見有真正自由，且在和平之日反對種種有用之軍事設備，三也；其在學校或專門大學內論羅馬式之訓練，羅馬式之勇敢，則不厭其詳；而於羅馬制度，則不加以注意，四也；其所欲者，與往古共和國同，內爭自由，外重征討，乃並其所認爲與憲法不相容之軍制而亦採用之，五也；每次戰爭，英倫在血戰中始學得其所以制勝之道，其征討也，與惡魔之趨樂土 (Eden)，實無或異，混亂之後，每繼之以死。」

以上預料此次戰爭之預言，距今七十五年前，已著之於書，此即英國歷史文學傑作中之

言也。其書實爲亘古以來列國軍史中之佳作，那波爾 (Napier) 氏半島戰史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是也。

那波爾氏身經久戰，一旦想見當日景象，不覺情不自禁而暴露此段文字矣。那氏嘗目覩饒勇而缺子彈之軍，敗退於科藍那 (Cornua) 時之情形。塔拉未刺 (Talavera) 慘酷之役，那氏曾親與焉。那氏之軍三旅，向西班牙崎嶇山路與烈日炎炎中前進，所著之軍服，與其天時全不相應，巴達喬斯 (Badajoz) 之役，英軍被圍，努力爭奪敵軍掘壕軍械，以英軍械之無濟於用也。英砲兵所領之子彈大而不適於鎗，騎兵則有馬蹄而無釘，那氏亦備述之。那氏目擊巴達喬斯猛烈之砲擊，及奧諾洛汾忒斯 (Fuentes de Onoro) (1811)，薩拉曼加 (Salamanca)，泥衛 (Nive)，奧浪茲 (Orthez)，土魯斯 (Toulouse) 諸役之情形。

此次全役，乃無準備之結果，乃無供給制度之表示，英國當日之給養制，使軍官得侵吞公款，而此制所生於軍隊之結果若何則不問也。

此有經驗之軍事家兼歷史家那波爾氏，臨終之時，忽因舊傷復作，遂罹疾病，然其所發之忠告，竟遭人之漠視，若未見有片言隻字之發表者，與羅伯爵士 (Lord Roberts) 之言如出一轍也。當日混合內閣柄政，嘗遣軍赴克里米 (Crimea)，剗刀及新約全書，軍中咸備，而其他重要軍備，反缺如焉。英政府復委派委員會，以研究此次戰爭失敗之因爲名，實所

以緩和人民之憤怒，吾人試讀其報告書，即可知其所爲者，除將那氏之原案於i字加t點字劃橫外，別無其他矣。

據記載云：「英之委員會報告中有言曰：此次軍隊之痛苦，實因遣赴克里米之遠征軍所處形勢不利之故。司令機關於克里米所需軍隊之確數，未嘗探悉，一也；欲攻之要塞，其軍力若干，欲侵之國土，其富源若干，未嘗明了，二也；當局所望者，當局所料者，遠征軍之速勝耳，至於戰役之將延長，則無一先見及此者，故於冬季戰爭，不加準備，三也。」

此報告書中所語者，豈不令人想及加利波利(Gallipoli)遠征軍之今日情形，及老奧克森杜那(Oxensjerna)（按奧氏爲瑞典政治家）與子書中之言。奧氏告其子曰：「吾之愛子，統治世界之事，盡在愚人手中耳。」

英國經此痛苦之餘，僉以爲其軍制，必有所改革，豈意有不然者，克里米之役，英人自得之經驗，既不足以動其心，丹麥之一八六四年之役，奧地利之一八六六年之役，法國之一八七〇年之役，又不能使英人及其政府見及其帝國軍隊全部組織之落人後也。夫富於經驗，具識見之人，能燭及危險，指示誤謬者，英國未嘗無有，惟其言論，多未見諸實行耳。雖然，先知者之意見，向少採用，以其有破壞舊習及平日偏見之原素在其中。且鼓吹家之言曰，軍國主義之危險若何，又曰，一旦強制各健全公民担任衛國義務之法律通過，則英之自由，

英之工商業，及英人一般幸福，皆將毀滅無遺矣；此等言論，視彼主張歐洲形勢已變，而英須改其軍隊組織者，則必大受人之稱揚矣。羅伯爵士聞此等言論，安得不痛心疾首，以後每曰：「歐陸軍事列強間之武力衝突為不可能之事，即令有之，吾英十萬人寡弱之軍，足以為兩力輕重矣。」

經此劇戰之後，欲得歐洲情形之明確概念尙屬太早；然英國此次戰爭，雖財殫力竭，其軍事上之不能回於毫無準備之故態，乃明眼人所共見。國民軍制實須採行，蓋此制一行，將來雖有危險加諸英國，則其所處環境，決不若此次戰爭之惡劣，其制又能以人民最少之負擔，最經濟之時日，而予人民以最大之保障也。處此危急存亡之秋，反對徵兵制者屬之少數人士，即美人所謂「狂人」(Crazy)也。然余因此深有所覺，即一旦危機盡去，彼戰前反對徵兵制之人，勢必重申舊說，且謂人曰：「凡事惟適宜之地，適宜之人，始適行之；定國民徵兵制為永久之制，其人亦必拒之抗之也。然反對徵兵制者須知此次歐戰，英國幸有時日，可以臨時調度其軍隊，能於混亂之中復入有秩序之境。英國豈能常如是乎？近代戰爭，專門戰路愈重，則德國所佔下手之利亦愈多，以德國有礦產之富，各種工廠林立，工人多而精，專門家富於發明天才，故其籌備之戰具，有為外國軍事參贊所不及知者，如遠射砲抱擲地雷，烟火散布器之類是也。以上種種新發明，陸地戰爭已用之，惟海上戰爭，德國是否藏有驚

人戰具，尙未可知。縱云德國無此戰具，吾英人亦須費時耗日以防禦之，蓋德國日後將集中其富源，從事於種種設備，以破壞英國海軍勢力而後已也。

時至今日，英國不復能專恃其海軍，以爲防衛國家惟一之工具。故當置強大之陸軍，以禦外侮。例如某戰一起，既不能用其海戰以取勝，而敵軍且圖登英之陸，是必以陸軍應敵，彰彰明矣。

就余所測言之，英國歷年積欠之債務，及其工商業戰後之不振，已見前途可恐可懼之象。上溯往古，下測未來，未聞戰爭可爲振興商業之基礎者。和平之後，商業或有振作之時，然此亦不過一時而已，其真恐慌，且不旋踵而至。

歐戰後，製造家勞動家，必於經濟競爭場中，共同攜手而共肩英帝國防衛之責，生產上及國防上糜費之須減除，實屬切要之圖。

軍隊之費用，如何能趨於減省，此乃人所常詰問者。吾人試攷普魯士之往事，卽不難知其故矣。距今百年前，普魯士竭力從事擄減其軍費，而果大奏成效。當一八〇六年至一八〇七年敗北之際，其不爲拿破崙氏置之死地者，僅矣；拿氏於普魯士常備軍之軍額，復加極嚴限制，祇許其訓練少數隊伍。沙倫和斯特氏 (Scharnhorst)，(按沙氏係一八〇一年任柏林軍官學校校長。) 天才絕特，毅然創立新軍制，雖遇腓特烈學派 (Frederician school) 之軍

官之重大反對，亦不之顧。其制之要點，在於徵募國中健全人民，施以極短期之軍事訓練，然後使之退伍，其空額復以他人補之。一八一三年至一八一五年間之役，普魯士之戰勝，乃採用此制之明效。然此戰之後，其制竟廢棄，所以然者，非因此制之有弊也，乃因庸主威廉三世 (Frederick William III) 非盡量撤消其不治己意之人之所爲不可，並取消其危急時之讓步也。此制既行，在九十年之內，使德人步兵現役期間漸減至二年，而在今日言之，三月之久已能使人練成一兵士矣。

余曾受教育於德國，與余相友善之青年，徑離學校而投軍者甚衆。因此，余對軍事之興趣，遂油然而生，降至今日，猶復若是。其後余以商務之故，遂得遊覽歐洲諸邦，及美利堅合衆國，復以暇日，觀察其精兵團之操練與演習焉。經此之後，余乃知步兵之訓練，去其無用行動及閱操時之外視動作六月足矣。余將爲之倡曰，凡英人年在十八至二十一歲間者，皆當召至軍中，服六月兵役，迨六月既畢，則編爲預備軍，使每二年習定期演習一次。至騎兵砲兵及其他特種士卒，則須施以十二月之訓練。

聯隊幹部人才，在乎可信任有精力之下士，此下士之養成，在予兵卒以獎金，以爲誘導，使於原有軍役之外，再行服役六月。下級軍官之養成，可仿德國一年自由服役之制。此制之要點，乃在予良家青年，於其主任軍役前以歷史，地理，數學，及兩種外國語之試驗。試

而及格，二年之役，即可以一年代之，任役期內，各項費用，皆須交納，遇有勞役，亦得享受特權。六月服役既終，得升爲曹長，既爲曹長之後，於日間例行工作之餘，須兼習各門學程，爲將來充軍官時所不知者。此外復有嚴格試驗，其當留爲下士階級，抑當再習定期演習而列入將校階級，則於此決定之。

以上所言之制，於德國有莫大之利。以其二年之役得以一年代之，此類人得載黑白線之肩章，——黑白線之肩章，乃一年兵役之徽幟，亦即知識之表示，(Intelligenschnüre)——且有爲預備軍官之希望。凡此種種，皆學術界之大鼓勵也。英國之忽視近代語言，爲其教育制度上之大缺點，故當力加補救。設使其試驗，不以二三國之語言爲限，而予應試在選擇歐洲語或東方語之自由，則英之運輸公司當不至倚賴外國少年任其通訊員之責。語言致試之規定，其學習艱澀之一國語，可以作爲等於二近世國語，大足以決定學外國語之趨向。

軍官之來源，就英德二制言之；德制軍官之教育，定爲一年；英人於其六個月服役之外，另有額外役六月，故時期之總數，兩國實相等耳。至於常任軍官之訓練，與昔日無異。

間嘗研究歐洲各國國防制度之根基，其有妨害人民之自由及其生活者，實遠勝於余所提議之制，余以爲歐戰後，其有反對英國行徵兵制者，非漠視國家之治安，則其胸中懷挾偏見

者也。

其有謂六月或十二月之軍役足以破壞青年之事業，而使之忘其學校之所學，商肆之所習者，何異乎誘毀吾普通之英人乎？縱使千人之中，有一人焉，身心不健全，不能勝任軍役，而要求免除，因其軍役之免除，其與開國事之權利，亦常剝奪。凡不能履行公民義務之人，亦不得享有權利，以權利與能力相應，能力既無，何權利可言乎。

本刊第三卷 第八期

目錄

- 國內兩大思潮之對比……………光君
- 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張君勳講 王世憲記
- 政治學與人類學之關係 (J. L. Myers 原著)……………朱亦松譯
- 莊子文章之技術……………魯默生
- 史他汗諾夫運動……………譯自莫斯科經濟生活報
- 瑞士公民軍論 (Julian Grande 著)……………南公譯

National Renaissance

Vol. III Nov. 15, 1935 No 9.

再生雜誌

第三卷 第九期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再生雜誌社
發行者 再生雜誌社

北平四城石板房

本 刊 價 目

國內各埠不另加郵費 特刊訂閱者不另加費	國外加郵費每冊一角	全	半	零
		年	年	售
		十二冊	六冊	每冊
		一圓二角	六角	一角二分

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

張君勳著

三十二開本

實價九角（郵費五分）

再與張真如先生論黑格爾哲學

中華民族性之養成四講

(甲) 世界觀與國家觀
(乙) 歐洲民族性之養成

(丙) 中華民族之回顧
(丁) 中華民族之未來

從東北失陷說到民族復興的責任

民族復興運動

中華民族復興之精神的基礎

歷史上中華民族中堅分子之推移與西南之責任

覆王吉占論廣西居民來源書

民族觀點上中華歷史時代之劃分及其第三振作

時期

山西對於未來世界大戰之責任

十九世紀初期德意志民族之復興

常燕生「德意志民族自由鬥爭史」序

目次

學術界之方向與學者之責任

中國新哲學之創造

科學與哲學之携手

人生觀論戰之回顧

思想的自主權

當代政治思想之混沌

德國經濟學之特點

中外思想之溝通

東西政治思想之比較

一唯物辯證法論戰」序

一五十年來德國學術」序

黑格爾哲學

黑格爾之哲學系統與國家觀

黑格爾之哲學系統及其國家哲學與歷史哲學

關於黑格爾哲學——答張真如先生